

明
通
鑑
增
編

明通鑑附編卷五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附記五

起居維赤奮若盡
重光單閼凡三年

大清順治六年春正月庚申朔明桂王在肇慶魯王次
福甯之沙埕 辛未明桂王給事中金堡再疏攻陳邦
傳邦傳訐堡官臨清嘗降流賊受其職且請堡爲己監
軍曰以觀臣十萬鐵騎也閣臣朱天麟因票擬有金堡
從來朕亦未悉語堡大恚其黨丁時魁乃鼓言官十六
人是日早朝詣閣詆天麟徑入桂王所居殿大譟秉官
擲印而出王方坐與侍臣論事大驚兩手交戰茶傾于

衣急取還天麟所擬而罷越日天麟遂辭位王慰留再三不可陞辭叩頭泣王亦泣曰卿去予益孤矣初時魁等疑嚴起恒在閣同預票擬欲入署殿之會起恒不至

而天麟獨自承遂移怒天麟逐之去

國史明史天麟傳言丁時魁等以所

擬出起恒意疑失實也票擬出自天麟證之起恒本傳起恒不預其事而丁時魁等之欲殿起恒即有其事亦疑其在閣同預票擬耳觀起恒之周旋于五虎間可竝見也今刪去疑出起恒意語而但以爲同預票擬云竝逐其弟爲行人兩子爲御史中書舍人者天麟移居慶

遠王化澄貪鄙無物望亦爲時魁等所攻碎冠服辭去

乃召何吾驎入閣

國史諸書皆云召何吾驎黃士俊入閣不久尋罷證之明史朱天麟傳吾

驎尋罷士俊與起恒仍在閣又證之全氏跋行朝錄據周順德所記粵事吾驎既罷始以士俊代之庚寅士俊

亦去據此則吾騶之罷士俊之代皆在是年三月也今分書之

戊寅我

大清兵克南昌叛將金聲桓伏誅先是聲桓困守城中以待李成棟之援比成棟敗諸將益無固志曾大雨連旬城多壞聲桓部將湯執中守進賢門遣人約降爲內應

大兵因佯攻德勝門礮聲震三百里聲桓等悉衆赴之而奇兵已從進賢門登雲梯而上城遂破聲桓中二矢赴水死生禽王得仁及宋奎光劉一鵬郭天才等皆誅之故明大學士姜曰廣投僕家池死初曰廣赴聲桓之召謀之處士徐世溥不答固問之則曰明之所以亡天

下者非左與閻邪金則左孽王乃闖枝公與侯安所授之哉且二人名雖歸明實叛

清耳今擅除授筦刑權不待明主之命而自爲之僭與僞春秋之所不許而公與之同事後世且以公爲何如人曰廣沈吟無以答在圍城中徘徊太息思其言而悔不能用也

國圖此語具載釋史曰廣本傳證之全氏題江變紀畧謂巨源深譏姜公燕及謂其不知人而預事則此語即出江變紀畧今所傳非完本而佚史亦不著世溥姓名但云隱士漢儒裔漢儒即指徐孺子其爲巨源無疑也又紀畧末言金王二將始爲貳臣終爲叛逆始終一賊而已矣此論甚正則其沮姜公宜也今增

庚辰

大清兵入湘潭明督師大學士何騰蛟死之先是騰蛟

謀復長沙檄馬進忠由益陽出師而親詣忠貞營邀李
赤心入衡部下卒六千人懼忠貞營掩襲不護行止攜
吏卒三十人往將至聞其軍已東卽尾之至湘潭湘潭
空城也赤心不守而去騰蛟乃入居之

大軍知騰蛟入空城遣降將徐勇引軍入勇騰蛟舊部
將也率其卒羅拜勸騰蛟降騰蛟大叱勇遂擁之去絕
粒七日乃殺之國史王氏永厯實錄湘潭之明桂王

聞之哀悼賜祭九壇贈中湘王謚文烈官其子文瑞僉
都御史國史諸書多系之二月釋史以爲二月朔者近之然

被湘潭在正月明史
輯覽皆同今據書之
是月

大清兵克階州明將趙榮貴宗室朱森金死之

國興此據東華

錄諸書作龍安

亦無朱森金名

二月庚寅朔明桂王將張先璧攻辰

州不克

乙卯李成棟兵潰于信豐先是

大兵克南昌分徇撫州建昌遂泝流入贛直趨信豐成棟諸將欲拔營歸成棟不可會天久雨召諸將議事去者已大半成棟命酒痛飲既大醉左右挽之上馬渡水水漲人馬俱沈三日後見成棟植立水中始知其死諸營皆潰

大兵追至南雄城下而還是時何騰蛟金聲桓及成棟敗問連至粵中大驚桂王乃以杜永和爲兩廣總督駐

廣州代成棟閭可義守南雄尋死以羅成耀代之李赤
心等走廣西王命堵允錫與胡一青守衡州瞿式耜以
留守督師兼江楚各省兵馬 是月明兵部尙書揭重
熙侍郎傅鼎銓往救江西甫出粵遇

大兵于程鄉大敗監軍桂洪戰沒重熙僅以身免 三
月明桂王復拜黃士俊爲大學士以何吾驪尋罷也

大清兵克衡州堵允錫胡一青戰敗一青退屯東安允

錫走桂陽未幾克寶慶馬進忠王進才退屯武岡

國興諸書

俱系允錫等守衡州于三月 大清克衡州于四月
惟王氏永麻實錄系之三月輯覽連守衡州並入之三
月目中是其在騰蛟旣死之後蓋承 是春明桂王大
上起下之書法也今據輯覽月分

學士呂大器率蜀中諸將李占春等討朱容藩誅之初
大器至涪州獨與占春深相結而楊展于大海胡雲鳳
袁韜武大定及譚宏譚詣譚文之等皆受約束遂合兵
敗容藩于夔州走死雲陽已大器見蜀中諸鎮謂監軍
道陳計長曰楊展志大而疏袁韜武大定忍而好殺王
祥庸懦不足仗事可爲乎行至思南鬱鬱得疾次都勻
而卒

大清兵討英霍及潛山太湖之山寨平之初戊子之春
廬州馮宏圖譌言史可法未死假其名號遠近信之攻
英霍六安旬日皆下未幾敗沒而是時英霍間山寨四

起有明故饒州推官周損故泗州教諭傅夢鼎故潛山
典史傅謙之鄱陽諸生桂瞻又有故公安貢生爲僧稱
義堂和尚皆奉故明宗室石城王統錡起事未幾事敗
俱伏誅又霍山侯應龍張圖容楊國士等有衆萬餘與
故羅田舉人王燭合攻霍山不下返取舒城潛山攻太
湖

大兵征討兩年至是始靖國此據溫氏釋史其時山
寨之起惟浙皖最衆故張煌
言己亥鎮江蕪湖之敗義士魏耕說之人英霍山寨招
集義旅相去十年猶懷觀望此可見矣諸書于浙中事
詳而皖事畧今彙記之據釋
史平皖山寨在是年之春
夏四月甲午蜀賊孫可

望遣使求封于明桂王初可望旣得雲南桂王已稱號

于肇慶而詔令不至故明在籍御史任傑議尊可望爲國主以干支紀年鑄興朝通寶錢而李定國劉文秀故可望同輩一旦自尊兩人不爲下一日赴演武場定國先至放礮升旗可望怒曰欲我爲主必杖定國不則軍令不能行何以約束諸將定國不服衆將抱持之勉受杖責令取沙定洲自贖定國不得已率所部兵馳至普洱禽定洲及其妻萬氏數百人回雲南剝其皮市中萬氏本江西寄籍女淫而狡先爲阿迷土官普名聲妻後改嫁定洲者也定國旣并定洲之地勢益強可望不能制益有隙可望聞桂王在肇慶李赤心等竝加封爵念

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議遣使奉表巡撫楊畏知亦
素以尊主爲言至是乃遣畏知及永昌故兵部郎中龔
彝赴肇慶進可望表請王封大學士嚴起恒給事中金
堡等皆持不可畏知曰可望欲權出劉李上爾今晉之
上公而卑劉李侯爵可也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
宗定國文秀皆列侯遣大理寺卿趙昱爲使加畏知兵
部尚書龔兵部侍郎同行 辛丑
大清兵克福安初明魯王大學士劉中藻陷福甯旋移
駐福安是時閩地盡失僅餘福安甯德二城而已中藻
固守不下至是

大清兵破甯德遂圍福安城陷中藻冠帶坐堂上爲文
自祭吞金屑死兵科給事中錢肅範忠介公肅樂之第
五弟也賦絕命詞投繯兵至被執不屈死僕張貴從焉
國朝錢肅範殉福安之難明史劉中藻傳中遺之惟釋
史紀畧具焉證之全氏箕仲些詞蓋是月十三日辛丑
也辭覽系破福安于三月據攻城月分耳又福甯時鄭
府志載中藻子諸生思沛殉之具見徐氏紀年中鄭
彩專權見事勢日蹙遽棄王去方王之入閩也定西侯
張名振請歸浙中招石浦故部以壯其軍及還而石浦
已入

大清乃之翁洲依黃斌卿丁亥吳勝兆之役名振出師
崇明敗歸斌卿以其無軍頗侮之名振乃招故部營于

南田復與故部將阮進合至是以閩地盡失乃奉王入南田五月明桂王以兵部侍郎張同敞總督軍務同敞故大學士居正曾孫也以崇禎間授中書舍人唐王在閩念居正功復其錦衣世蔭授同敞指揮僉事尋奉使湖南聞汀州破依何騰蛟于武岡桂王用廷臣薦授同敞侍讀學士爲劉永允所惡言同敞非甲科乃改尚寶卿至是以瞿式耜薦遂有是命仍兼翰林侍讀學士同敞有文武材意氣慷慨每出師輒躍馬爲諸將先或敗奔同敞危坐不去諸將復還戰或取勝軍中以是服之李赤心之入廣西也緣道掠衡永郴桂龍虎關守

將曹志建惡之竝惡堵允錫允錫不知也或說志建允錫將召忠貞營圖志建志建夜發兵圍允錫殺從卒千餘允錫及子逃入富川徭峒志建索之急徭潛送允錫于監軍僉事何圖復間關達梧州會明桂王遣大臣嚴起恒劉湘客安輯忠貞營至梧而赤心等已走賓橫二州乃載允錫謁王于肇慶志建遷怒于圖復誘殺之閩門俱盡然志建銳卒亦盡喪不能抗

王師惟守道州所屬縣而已志建尋悔之明故滇將

趙印選胡一青王永祚初隸何騰蛟部下

事見四騰蛟年六月

死印選等相謂曰閩部死軍新破不可復振將死則我

輩無封疆責將降則當日之出滇者謂何瞿留守慈仁
好士可與共當一面乃收殘卒萬餘宵走桂林式耜大
喜遣使郊迎乃請封印選開國公一青興甯侯永祚甯
遠伯 六月己丑朔明桂王都御史袁彭年免彭年以
母喪不去官爲人所訐王太妃亦惡之宣敕詰丁艱不
守制是何朝祖制彭年窘甚乃請罷許之其後五虎之
敗彭年竟以丁艱獲免 是月明桂王命光化伯堵允
錫督師于梧州允錫至肇慶時馬吉翔及李元允等專
柄各樹黨允錫乃結歡于吉翔激李赤心等東來與元
允爲難移書瞿式耜言王有密敕令已與式耜圖元允

王頗不悅元允黨丁時魁金堡又論允錫喪師失地乃

令總統兵馬仍駐梧州

致墨諸書皆系堵允錫晉大學士封光化伯于是月誤也允錫

之進官加封乃四年桂王在武岡時明史本傳言藉以制李赤心等是也若是時允錫失衡州狼狽走梧州達

錫慶又爲李元允丁時魁等所忌督師梧州外之也允

錫以十一月率大學士光化伯乃其前所進封但不奪

之耳今据明史書進官加封于

四年下此則但書督師梧州 明魯王定西侯張名

振以南田之兵復健跳所遣使迎王 秋七月壬戌明

魯王復入浙次健跳從王者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

部尙書吳鍾繼兵部尙書李向中戶部侍郎孫延齡都

御史張煌言副都御史黃宗羲兵部職方郎中朱養時

戶部主事林瑛王御舟中每日朝于水殿壬午

大清兵圍健跳會明蕩湖伯阮進以樓船至遂解去明
封王朝先爲平西伯朝先翁洲人驍勇善戰初從張國
柱入海黃斌卿招之朝先以二艦渡橫水洋斌卿標將
朱玖陸偉以僞迎刼之朝先跳水得免妻子死焉旣見
斌卿留之部下而不以事任鬱鬱不得志張名振解衣
衣之贈千金朝先遂歸心焉請于斌卿劄奉化之鹿頭
鎮有衆數千名振遣阮進招之來遂有是封王之次健
跳也斌卿獨不至及被圍名振遣人告糴于斌卿又不
應乃結進與朝先圖之是月明桂王遣兵度嶺犯南
安別分兵兩路窺信豐逼崇義

大兵會擊奪其木城大破之遂敗走 蜀賊孫可望之
求封于明桂王也聲言不得王封卽提兵入粵陳邦傳
聞之大懼其部將胡執恭者時爲邦傳中軍守泗城州
與雲南接壤欲結可望言于邦傳先矯命封可望秦王
曰藉其力可制李赤心也邦傳乃鑄金章曰秦王之寶
填所給空敕令執恭齎詣滇可望大喜郊迎遂假其名
號以威衆未幾趙昱奉景國公敕與楊畏知往知可望
必不受過梧州謀于堵允錫允錫私念赤心等不足恃
亦欲結可望爲強援允錫曾賜空敕許便宜行事事見
四年月乃矯命封可望平遼王易敕書以往然邦傳之封一

李王此則三字也豈至可望不受曰我已封秦王矣畏
知曰此僞也執恭亦曰彼亦僞也所封實景國公敕印
故在可望益怒辭敕使一畏知及執恭獄明桂王封
鄭成功爲延平公初成功據南澳仍奉唐王正朔連寇
海澄同安泉州皆不克比聞桂王立奉表稱賀久之遂
有是命欽異三藩紀事作廣平公今據貳臣傳作延平八月戊子明桂王將
焦璉遣兵出全州敗績先是留守瞿式耜聞

大兵漸近檄趙印選及璉分兵堵禦璉行至陽朔病部
將劉起蛟張明綱請先行以全營疾趨興安而敗璉按
軍法斬起蛟式耜言起蛟貪功致敗法所不宥但今兵

驕將悍獨起蛟等能身先士卒一往不顧忠義之氣有足嘉者請以其子襲職從之

亥異東明間見錄全州之敗璉部將白貴戰死

是月明故偏沅巡撫李乾德殺蜀將楊展先是展駐嘉定與遵義守將王祥有隙遣子璟新攻之戰敗而歸乾德之督師于蜀也任用袁韜武大定等取重慶大會諸將韜以位高坐李占春上占春怒竝及乾德欲襲取之乾德占星氣有異走匿山谷間占春襲韜不克搜乾德船取其帑而返尋還之諸將益相猜韜與大定久駐重慶士卒饑乾德說展與合兵因其餉而所求輒不遂意又見展資占春以銀萬兩米萬石益不悅會展兵敗歸

乾德利展富說韜大定殺展而分其貲展智勇冠諸將
川東西之起兵者倚爲長城旣死人心解體占春率兵
爲展報仇不勝總督樊一蘅貽書責之自是蜀事大壞
叛將姜瓖伏誅瓖之叛也

大兵薄大同遣人諭降許自新而瓖託言軍民脅之起
事欲以自解請免罪會我豫親王多鐸薨于軍瓖益負
固堅守萬練劉遷復分犯太原皆敗練自焚死遷伏誅
大同城中食盡死傷枕藉至是僞總兵楊震威及僞官
裴季中等斬瓖竝其兄琳弟有光首出降遂復大同瓖
之起兵也明故甯夏巡撫李虞夔與其子宏聚兵于平

陸山寨

大兵旣克大同山寨不守宏投厓死虞夔匿于其壻家
尋被獲伏誅明故大學士李建泰以甲申明亡降于
大清亦授大學士未幾以事罷歸家居曲沃會環叛山
西土寇亦起建泰遂合賊將李大猷房箕尾等馬步千
餘據太平遙應之越二月

大兵圍太平建泰勢迫請降踰年正月逮至京師誅之
九月丁丑明魯王定西侯張名振等擊殺舟山總兵
黃斌卿先是名振與諸將議海上諸島惟翁洲稍大而
斌卿負固不若共討而誅之則王可駐軍乃與阮進王

朝先等傳檄討斌卿斌卿見諸軍大集度不能抗而明
故大學士張肯堂時在翁洲亦勸斌卿奉迎且爲之上
章待罪王許之而朝先蓄憾于斌卿名振復從中慫恿
之乃厲兵誓師以王命命阮進會朝先水陸竝進名振
復陽救之請王手敕赦斌卿是日斌卿得敕方著冠服
跽聽宣讀而朝先密飭其部下尹明詐見斌卿遂揮刀
殺之舟中沈之于海斌卿頗能以小惠得士心其死也
多惜之者且以爲名振之奪其地而誘殺之也又異魯王以丙
戌之冬入翁洲因斌卿不納去而之閩至是以閩中盡
失再入翁洲而斌卿仍不納名振始傳檄討之全氏定
西碑所謂斌卿一拒監國于丙戌微公棄地扈從則監
國閩中之二年不可得延再拒監國于己丑微公合軍

誅討則翁洲之二年不可得延是也三藩紀事乃入殺
城卿事于丁亥蓋忘却魯王入閩一段而誤以丙戌入
舟山之事當之誤矣汪氏航海遺聞亦漏却入閩一段
而于殺城卿書之是年九月二十一日者恰不誤丁丑
卽二十一日釋史書之丁酉而九月無丁酉蓋酉字卽
丑字之誤也按名振之殺城卿假公濟私始藉手于王
朝先繼又殺朝先以擅翁洲之柄全氏定西傳中頗曲
爲之諱然我
朝賜謚殉節諸臣於明之降賊在前殉難在後者俱不
予謚而城卿得賜謚節愍然則城卿之于明固非叛
臣之比而名振此舉亦非問罪
之師明矣今參航海遺聞書之
是秋

大清兵定湖南先是衡州寶慶旣下分兵徇沅州靖州
守將皆望風棄城走至永州明桂王將周金湯熊兆佐
等立柵大松橋拒戰敗之下其城復克黎平府郝永忠
奔永從縣

大兵蹙其後永忠返戰擊破之永忠攜妻子潛遁 冬

十月乙巳

預異釋史作己巳亡蓋乙之誤

明魯王次翁洲大學士沈宸

荃以疾請罷以張肯堂耆德宿望請爲首揆從之卽日

拜肯堂爲東閣大學士晉名振太師時黃斌卿死國事

遂盡歸名振肯堂居相位不得有所豫每飛書發使不

如意者十九嘗憤恨不食咄咄終日然老成持正中外

倚之 是月明大蘭山寨故職方主事王翊遣使奔問

魯王附貢方物張名振以表貢不由己達銜之以監國

命授翊河南道御史副都御史黃宗羲言諸營文則稱

侍郎都御史武則稱將軍都督惟翊不自張大而兵又

最強品級懸殊非所以待有功也會翊來朝授右僉都御史時故僉都御史李長祥東山師敗遁至奉化依王朝先至是亦朝王于舟山晉兵部左侍郎故兵科給事中徐孚遠亦至擢左僉都御史十一月丙辰朔

大清兵克延平之將軍蔡明德化王慈煜死之時福建盡復惟延漳汀三郡界連江西而延平所屬又在萬山中

王師退慈煜據將軍寨連陷大田龍溪順昌將樂等縣至是

大兵至破其寨慈煜伏誅 辛未

大兵靖永州分遣別將敗明兵于燕子窩桂王巡撫鄭
愛没于陣副將陳勝彭昌高勝談玉等戰于白虎關被
獲俱死之 辛巳明桂王督師大學士堵允錫卒于潯
州允錫以五虎用事憂憤成疾遺疏請簡任老成以圖
恢復卒贈潯國公謚文忠 十二月戊申明桂王始開
科取士時史館乏員誥敕多出中書王欲歸其職于翰
林乃臨軒試士取劉蒞錢秉鐙楊在李來年吳龍楨姚
子壯涂宏猷楊致和八人俱授庶吉士 甲寅

大清兵克南雄時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等率
師征廣東除夕潛兵襲南雄明桂王守將江起龍倉皇

棄城去

攷黑時聞可義守南雄諸書多言其病卒東明聞見錄言可義力戰而死輯覽亦不載附議之

韶州守將羅成耀聞之亦棄輜重走高州

是冬明魯

王遣使乞師于日本初平彞伯周鶴芝以明季爲海盜往來日本與其國之薩摩島王善日本三十六島島各一王其最強者主國事與其國之大將軍相左右國王居東京擁虛位而已乙酉之冬鶴芝以水軍都督駐舟山遣人至日本言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之師如齊之存衛秦之復楚薩摩王慨然許之約以明年四月出師而是時黃斌卿在翁洲沮之不果行鶴芝怒而入閩戊子魯王在閩御史馮京第復謀于斌卿乃遣其弟孝卿偕

京第及副都御史黃宗義以行會日本方以逐大西洋
天主教構兵島中戒嚴京第遂不得請乃效申包胥乞
秦師故事拜哭不已薩摩王聞之言于國王議發各島
罪人出師竝致中外古錢數十萬京第等還而日本之
師卒不出至是有僧湛微自日本來言其國最敬佛經
誠得普陀山藏經爲贄事必詣時斌卿已誅張名振疏
請再乞師日本乃遣澄波將軍阮美爲使偕湛微行美
蕩湖伯進從子也湛微前在日本自署金獅子尊者矣
自高大有諳于大將軍者以爲西洋之天主教遂逐之
比美至日本長琦島述以梵篋乞師其國王聞之大喜

已知舟中有湛微則大駭將發兵攻之美始悟湛微之

賣己也廢然載經而返事遂不行

取異事見黃氏行朝錄全氏梨洲神道碑

言是年王自健跳至翁洲召公副馮公京第乞師日本抵長崎不得請公爲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據此則己丑之冬也行朝錄但書京第乞師不自言其副行蓋亦追悔此舉而自諱之耳然詭之錄中所云則與京第同行者乃戊子之冬己丑再乞師則阮美爲使而全氏碑中又注云是馮公第二次乞師事似是兩使日本馮黃二公皆預焉然行朝錄係其自記乃己丑前一年若己丑之行並無京第但有阮美恐謝山偶誤記或別據其末狀云云今仍據行朝錄但書遣使而述其事之本末于下○又按黃氏錄中言日本國不自鼓鑄但用中國古錢故所致皆洪武錢也此似不然先名宦公嘗言今市中所行之寬永古錢寬永乃日本國王年號故老相傳以爲當日魯王乞師時所致遂流行于江浙間然則是時日本所致之錢凡數十萬亦不盡洪武年號而波國之有洪武亦猶中國之有寬永也今但云致中外古錢數十萬而已

順治七年春正月乙卯朔明桂王在肇慶魯王在翁洲
庚申

大清兵克韶州明總兵吳六奇降先一日桂王聞南雄
失庾關不守召羣臣議移蹕西幸給事中金堡爭之不
得太監馬吉翔趣王登舟南陽伯李元允曰百官皆去
將委空城以待敵邪廣東一塊土臣父成棟立功于此
隕命于此主上若猶顧念東土臣願留守肇慶與杜永
和相爲聲援此元允職也王手敕元允留守督理各營
軍務遂行時上下奔潰尙書晏清吏科丁時魁擁厚貲
者中途悉被劫掠督師瞿式耜疏言粵東自成棟反正

明通鑑附編卷五

六

始有甯宇賦財繁盛十倍粵西且肇慶去韶千里材官
兵士南北相雜內可自強外可備敵強弩乘城連營堅
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傳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以天下
之大止存一隅退寸失寸退尺失尺今朝聞警而夕登
舟將退至何地邪疏再上而王已移德慶抵梧州界矣
總督杜永和甫聞梅嶺之變倉卒棄城登舟入海口元
允檄責之乃還廣州 庚辰明桂王至梧州駐舟江干
黃士俊以疾罷復召朱天麟入閣天麟以五虎在朝上
言年來百爾構爭盡壞實事昔宋高宗航海猶有退步
今則何地可退不圖進步而責票擬以爲主持政本則

今日政本安在王不能從但趣天麟入再進官而已

是月故明岐陽王李文忠裔孫錫祚錫貢航海入劄洲
魯王命佐阮進守螺頭門 二月甲申朔明桂王駐梧
州慶國公陳邦傳來謁王以其將茅守憲率兵入衛

丁亥明桂王下金堡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于獄堡等
連逐三相勢益橫戶部尙書吳貞毓等欲排去之畏李
元允爲援不敢發會王走梧州元允留肇慶邦傳復至
貞毓及侍郎萬翔程源郭之奇合諸給事御史劾袁彭
年及堡等五人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王以彭年反正
有功免議下堡等錦衣獄杖之大學士嚴起恒跪王舟

力救留守大學士瞿式耜復七疏請宥堡等皆不納下
法司議堡以語觸時忌與時魁竝謫戍湘客正發贖配
追贓 戊戌

大清兵破武岡明奉天總督劉祿監軍御史毛壽登死
之馬進忠走靖州 己酉

大清兵圍廣州分兵克惠州明惠州總兵黃應杰分巡
道李士璉知府林宗京執明趙王由棧及郡王十三人
以叛降于我

大清 三月丁丑

大清兵克永州之龍虎關明總兵官向明高姚得仁戰

沒曹志建走灌陽推官唐誼被執不屈死之誼明故御史紹堯之子以忤魏忠賢下獄者也 是月明桂王罷其大學士嚴起恒先是起恒力救金堡等吳貞毓等竝惡之乃請召還王化澄而合攻起恒給事中雷德復劾其二十餘罪比之嚴嵩王不悅奪德復官起恒力求去王挽留之不得放舟竟去 夏五月明桂王遣慶國公陳邦傳鄭國公高必正援廣州時李赤心走死南甯養子來亨代領其衆推必正主之至是率來亨東援邦傳故與李元允有隙意在修怨又惡必正等之屢擾其境也陰令副將姚春登等連結土司會來亨等調兵土司

遂相仇殺必正怒而歸邦傳駐清遠馬吉翔駐三水俱不敢進廣州被圍久不能救惟元允弟建捷拒戰甚力王封爲安肅伯又進杜永和爲侯五虎旣敗吳貞毓等欲結援于勲鎮乃晉焦璉宣國公胡一青衛國公曹志建保國公時諸帥喪師失地桂王不能問惟寬假之而已六月明桂王復召嚴起恒入閣起恒之罷也會高必正入朝貞毓等憾未已欲藉必正力以傾起恒言朝事壞于五虎主之者起恒也公入見請除君側奸數言決矣必正許之有爲起恒解者謂必正曰五虎攻嚴公而嚴公反救五虎此長者奈何以爲奸必正見王乃力

言起恒虛公可任遂手敕召之還時明故祭酒文安之
謁王于梧州初安之爲明故相薛國觀所構削籍歸福
王時起爲詹事唐王復召拜禮部尙書安之方轉側兵
戈間皆不赴桂王立以瞿式耜薦與王錫袞竝拜東閣
大學士亦不赴至是見國勢日危慨然欲起扶之乃就
職起恒以安之宿德讓爲首輔而自處其下 孫可望
欲眞得秦封遣使至梧州問故廷臣始知矯詔事瞿式
耜上疏請斬胡執恭不納馬吉翔議封可望潯江王使
者言非秦不敢復命大學士嚴起恒文安之皆持不可
兵部侍郎楊鼎和給事中劉堯珍等助之且請却所獻

白金玉帶時高必正尙在梧州因召使者言本朝無異
姓封王例我蕩覆北京蒙恩宥赦亦止公爵爾張氏竊
據一隅可望爲張獻忠養子封上公足矣安敢冀王爵自今當與
我同心洗去賊名毋欺朝廷孱弱我兩家士馬足相當
也又致書可望詞義嚴正使者唯唯退議遂寢可望不
得封益怒是夏

大清兵平江閩界金王潰卒張自盛等掠邵武山中伏
誅有畫網巾者里居姓氏不可攷迹邵武光澤山中
仍故明衣冠防將捕得之逮至邵武鎮將池鳴鳳訊無
反狀但摘其網巾叱之去乃令二僕畫網巾于頭上至

是自盛之亂竝俘鳴鳳以獻閩督遂誅于泰甯之杉津
二僕殉之閩人收其遺骸葬之題曰畫網巾先生之墓
致異事見李世熊寒文集張自
盛卽囚營潰卒之一也見後

秋八月丙申明桂王

以中秋節朝賀水殿時廷臣嚴起恒王化澄侍王與三
宮置酒繫龍洲爲樂起恒書水殿二字以進時以爲清
人之續云 是月明鄭成功取廈門金門初成功歸自
南澳而廈門金門爲同安之雙島鄭彩鄭聯實據之是
年成功寇潮州爲我總兵王邦俊所敗還自揭陽遂入
兩島襲聯而殺之彩度不敵遂遁去成功旣據兩島威
震海上先是成功遣其部將施琅何宸樞等寇詔安屯

分水關爲

大軍所擊敗于盤陀宸樞死焉 九月己未

大清兵克灌陽明知縣李遇昇被執死之曹志建走恭城馬進忠復敗于瓜里走武岡山中桂林大震粵西民苦諸鎮鈔掠競爲鄉導以迎

王師遂長驅入全州克之 是月孫可望自雲南東襲貴州初可望棄黔入滇明總兵皮熊遂報恢復敕封匡國公至是聞可望至走清浪衛可望追執之奪其兵又遣白文選攻破遵義守將王祥自刎死降其衆二十餘萬十三鎮之舊將多歸之勢益強又聞楊展死欲圖蜀

乃託爲展訟寬遣其將王士奇由川南進而別遣劉文秀渡金沙江出黎州趨嘉定袁韜武大定方拒士奇于川南撤師還救士奇尾擊之韜大定大敗悉被禽遂降尋陷邛州知州胡恒死之總制李乾德以其父之死于獻忠也曰吾不可以再辱驅其家人與弟御史升德俱赴水死文秀復引兵而東譚宏譚詣譚文悉降乃遣別將盧名臣下涪州李占春敗走于大海在忠州引兵出夔入楚與占春來降于我

大清文秀遂據蜀蜀中大亂明總督樊一蘅勢益孤謝事避山中明年正月遘疾卒

攷墨劉文秀渡金沙江攻建昌原任長沙知縣高明

明通鑑州編卷五

三

盡室自焚死陷黎州土千戶馬亭李華字等戰死指揮
丁應選以年老没于陣同時起兵之姜黃李奈蔡包張
七姓子弟俱戰死無一降者陷榮經知縣黃儒死之又
文秀屯兵天生城余飛單騎出戰殺數十人死陣中又
陷越嶲指揮王自敏妻周氏挽所親唐氏合室自焚死
同時王氏俞氏宋氏唐氏俱赴火死皆未嫁女以上事
見蜀碧皆在
是年竝識之
孫可望之再入貴州也下教令所屬文

武呈繳濫劄各署銜名以聽除授明巡撫僉都御史郭

承汾威清道黃應運及總兵姚劉等六人

姚劉二總兵失其名餘竝

姓名訴賊求死可望怒曰爾等願死不與爾良死縛六

人于地驅劣馬數十蹴踏之陳尸四門以怖不順己者

應運初授平越知府已復攝分巡道事按行安順可望

聞其遠出遣李定國襲安順據之應運聞報徑詣定國

說以中山開平之業毋爲不王不霸令人以寇盜疑之
定國欣然受教與之歃血定約可望聞之不善也應運
家在平越可望遣馮雙禮襲而執之送之貴陽應運見
可望不拜下之獄遣人說降不屈遂與承汾等同遇害
歿黑郭黃等六人殉難諸書皆不載殉節錄入之謚節
愍中此据李世熊寒支集黃際飛傳增入際飛應運字
也傳言其事在是年之九月朔
正孫可望入貴州之先後事明魯王定西侯張名

振襲殺平西伯王朝先朝先以預平翁洲功又殺黃斌
卿而并其兵勢益強遂爲名振所忌以計誅之朝先驍
勇翁洲人倚以捍禦名振一殺黃斌卿再殺朝先而朝
先本斌卿舊將于是諸部之散者多降于我

大清請爲鄉導而翁洲勢益蹙

紀畧名振殺朝先釋史

卯按汪氏航海遺聞在庚寅九月證之全氏定西碑亦以殺朝先爲庚寅事且辛卯二月亦無乙卯日分而黃氏所据魯厯亦與粵西厯不同徐氏以爲大清之閏二月者亦非

冬十月壬辰明

留守大學士瞿式耜遣其孫昌文詣行在告警癸巳集

諸鎮議搜括懸賞而是時所恃者自宣國公焦璉外惟

滇營三將而已時于元煜見來督軍務有女許嫁王永

祚子而趙印選爲其子強委禽焉又與胡一青爭總統

大開一青出守榕江而印選居城內老營擁姬妾自娛

樂諸帥心不平璉兵在平樂猝不能至式耜知事不可

爲惟以忠義相激勸而已是月

大清兵破大蛟山寨明魯王御史張夢錫死之初夢錫

以翻城之獄得免

事見順治四年

仍誓守山寨與都御史張煌

言平岡之軍相望夢錫善弓矢戈矛諸營呼煌言爲大
張軍夢錫爲小張軍先是明故僉都御史王翊據杜魯
破新昌拔虎山諸山寨復起應之

大兵乃定計下翁洲以爲不洗山寨無以塞內顧乃分
兵一出奉化一出餘姚會于大蘭連營三十里游騎四
出仍用團練兵爲鄉導諸寨望風請降或四竄明故侍
郎馮京第爲叛將王昇所殺翊累戰不能抗煌言自平
岡航海入衛翊亦以兵走翁洲是時夢錫孤軍五百餘

人

大兵猝至挾長矛出門衆寡不敵五百餘人皆殲焉其中突圍而出者三人異日有負夢錫尸葬之大蛟之南麓者則前突圍而出之三人也攷異此据全氏王僉都墓碑及張侍御哀辭夢錫之死在十月而大關之克又在其前蓋十一月辛皆是年秋冬間事也爲明年下翁洲張本

亥

大清兵克廣州廣州城三面臨水李成棟在時復築兩翼附于城外爲礮臺水環其下

大兵攻圍十閱月不下總督杜永和偏將范承恩約內應決礮臺之水我軍藉薪徑渡遂奪礮臺梯城而入克

之承恩來降永和由海道奔瓊州 癸丑

大清兵自全州進甲寅克興安遂入嚴關時胡一青王
永祚入桂林分餉榕江無戍兵明留守大學士瞿式耜
檄趙印選出不肯行再趣之則盡室逃一青及武甯侯
楊國棟綏甯伯蒲纓甯武伯馬養麟亦逃去永祚迎降
桂林城中遂無一兵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將戚
良勛請式耜上馬速走式耜堅不聽叱退之俄總督張
同敞自靈川至見式耜式耜曰吾爲留守當死此子無
城守責盍去諸同敞正色曰昔人恥獨爲君子公顧不
許我共死乎式耜喜取酒與飲一老兵侍式耜令召中

軍徐高付以敕印屬馳送桂王是夕兩人秉燭危坐黎明數騎至式耜曰吾兩人待死久矣遂與偕行擁至靖江王府見我

大清定南王孔有德踞地坐有德不怒自言不殺忠臣勸之降不從乃幽之民舍與同儈各一所而聲聞相通日賦詩唱和得百餘首曰浩然吟凡在獄四十餘日已未明桂王奔潯州

大清兵自灌陽至平樂明征西將軍朱旻如固守城破旻如殺其妻子自刎死焦璉走梧州

攷異桂王自梧州出奔釋史紀畧系

之是月乙卯初六日也据所知錄及瞿昌文始安事畧移蹕在初十日爲己未今從之

十二月

丙申

攷異南西歷是年閏十一月明桂王所頒歷也南畧言桂林城中官府自北來者悉以十二月朔爲

辛卯元旦蓋

大清歷明年辛卯二月置閏故不同

耳黃氏行朝錄謂瞿式耜被殺在十一月而釋史南畧

及昌文始安事畧所載月日詳明明史亦據之今依

大清歷仍書十二月而附識明歷于此丙申爲十二

月十七日若粵西歷則

明留守大學士瞿式耜總督兵

閏十一月十七日也

部侍郎張同敞就刑于桂林式耜同敞久在繫中求死

不獲孔有德數遣人諭降不從勸之薙髮爲僧亦不從

會式耜以檄趣焦璉赴援桂林爲降人所得獻之有德

是日有數騎至繫所式耜書絕命詞畢蕭衣冠南向拜

遂出門遇同敞曰吾兩人多活四十一日今得死所矣

行至獨秀峯岩式耜曰吾生平愛山水願死此遂與同

明通鑑附編卷五

五

敝竝遇害同敝屍植立首墜躍而前者三有頃天大雷
電空中震擊者亦三遠近稱異同死者旗鼓陳希賢錦
衣衛楊芳齡家人陳祥雲而齋印之中軍徐高行至陽
朔山中被獲亦死之明光祿少卿汪暉時在城中投水
死靖江王亨歟弃城遁其世子及長史李某自經于宮
中三人亦佚其名時明故大學士方以智故給事中金堡已棄
家爲僧竝請收葬式耜同敝會吳江義士楊藝自陽朔
山中來號泣軍門請收故主屍有德許之遂合同敝權
厝于桂林門風洞山之麓明桂王之走潯州也亂卒
夜掠街市火光燭天時陳邦傳在清遠聞廣州破飛帆

先歸謀刼王以降王亟解維衝兩而去不及發乃刼從

官于藤江殺部郎潘駿觀童英

童一作董

許玉鳳等王踰谿

奔南甯王化澄晏清等俱走北流惟嚴起恒馬吉翔追

扈及之至南甯百官稍稍集皆飢凍無人色乃括行囊

並吉翔所獻四千金散給焉胡一青趙印選率兵駐賓

州孫可望索秦封不得及廣州破明桂王走南甯事

急遣編修劉蒞封可望冀王可望仍不受兵部尙書楊

畏知曰秦冀等耳假何如真可望不聽李定國等勸可

望遣畏知終其事可望從之

攷異釋史系封可望冀王于八年二月證之明史楊

畏知傳蓋以十一月封可望明年二月可望使至索沮秦封者遂殺嚴起恒等據此則正廣州桂林連失時也

爲明年殺
起恒張本

順治入年春正月己酉朔明桂王在南甯魯王在翁洲
是月明桂王大學士文安之總督川湖時

大兵日迫雲南又爲孫可望所據不可往安之念川中
諸鎮兵尙強欲結之共獎明室乃自請督師加諸鎮封
爵王從之加安之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尙書賜劍便
宜從事進諸將王光興郝永忠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
王友進塔天寶馬雲翔郝珍李復榮譚詣譚宏譚文黨
守素等公侯爵卽令安之賫敕印行可望聞而惡之

二月

大清兵連克肇慶高州梧州柳州諸府分兵徇羅定州
南陽伯李元允安南伯李建捷自肇慶走南甯尋請出
靈山收高雷兵復擾廣東郡縣 孫可望知明桂王播
遷遣其將賀九儀張勝張明志等率勁卒五千迎王至
南甯遂索沮秦封者九儀直上大學士嚴起恒舟怒目
攘臂問王封是秦非秦起恒曰君遠迎主上功甚偉朝
廷自有隆恩若專問此事是挾封非迎主上也九儀怒
格殺之投屍于江遂殺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追
殺兵部尚書楊鼎和于崑崙關皆以沮封議故也起恒
既死屍流十餘里泊沙渚間虎負之登崖葬于山麓初

起恒持可望封朱天麟及王化澄獨謂宜許至是可望使至天麟力請從之而廷臣以起恒被殺故皆不可乃命天麟經畧左右兩江土司而真封可望爲秦王兵部尙書楊畏知旋至痛哭自劾語多侵可望王因留畏知爲東閣大學士與吳貞毓同輔政可望聞之怒使人召至貴陽面責數之畏知大憤除頭上冠擊可望遂被殺楚雄人以畏知守城功爲立祠祀焉 明鄭成功師次平海衛謀援廣州時鄭芝莞守廈門成功慮單弱復屬鄭鴻逵回師助守未至而我

大清巡撫張學聖偵成功遠出檄總兵馬得功取廈門

芝莞遁得功以島嶼孤懸不敢留出貧管港而鴻達部

將楊杼素吳渤已至截諸港渤戰死得功遂逸去初明

故大學士曾櫻以福州不守

櫻留守福州事見順治三年

避居廈門

至是廈門陷家人趣之登舟櫻曰此一塊乾淨土吾死

所也以是月之晦自縊死其門人陳泰負其屍走三十

里付其家人殯歛歸不食三日卒

致異明史櫻傳言福州破櫻挈家避海外

中左衛越五年其地被兵遂自縊死按廈門即明之中

左所也福州以三年不守至是越五年諸書系之是年

二月正 大兵入廈門時也徐氏紀年据久陽寮存

稿以爲死于是月晦日者近之惟徐氏以粵西之閩在

去年十一月故于本年二月事皆系之閩二月非也是

時粵西之朔閏與浙中未必同而況海上亦有二朔鄭

成功雖已改奉桂王而据三藩紀事及賜姓本末皆無

去年閏十一月之語且是時 大清一統即明季諸

人所載亦多循用我朝正朔粵西之閏十一月以瞿張二公之死書之耳若据此以改年月則鑿矣今仍据諸書系之二月閏月無事則不書三月

大清兵克嘉定劉文秀既據蜀旋還雲南留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初張獻忠之亂蜀也明故監軍副使范文光偕邛州舉人劉道貞等起義兵黎州參將曹勛爲副總兵統諸將故松茂僉事詹天顏亦應之既克雅州文光等入居之獻忠死文光保境如故明桂王擢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川南而天顏時任安縣道遂擢巡撫川北至是

大兵南征文選鎮國戰敗勛故屯雅州與楊展爲聲援

展屯嘉定
事見六年展死勛勢益孤遂爲劉文秀所取仍居雅州

文選鎮國既敗挾勛走文光以李乾德殺展惡之遂入

山不視事

大兵至嘉定文光賦詩一章仰藥死天顏兵敗于石泉

被執不屈與松潘副將朱化龍俱死之

致異
一衛傳劉文秀

取嘉定在七年秋

大兵克嘉定在入年三月輯覽

據之而蜀碧則以爲八年九年事相差一年三藩紀事

則又以二事同入之七年皆誤也今據明史輯覽年月

夏四月丁未明鄭成功

復踞廈門大會文武誓師斬鄭芝莞以徇鴻達懼以所

部付成功退居白沙 甲寅明故兵部侍郎傅鼎銓招

兵至廣信爲守將所執送之南昌初金聲桓起兵江西

明桂王命鼎銓及兵部尙書揭重熙往應未至而聲桓之潰卒張洪曹李四營亾竄閩粵間敗于程鄉諸營潰散惟張自盛有衆數萬走保閩界曹大鎬駐軍廣信相爲聲援鼎銓重熙往依之自盛旣敗鼎銓復入廣信行至張村爲守將所執繫之南昌獄諭之降不從令作書招重熙亦不從越三月從容受刑鼎銓以甲申陷賊中爲鄉人非笑嘗欲求一死所至是得死鄉人更賢之攷明史鼎銓傳書其就刑于是年八月朔而其絕命詞則以浴佛日蓋被執之月日也今據之是月明鄭成功部將施琅降于我

大清授水師提督琅有標兵曾德犯法當死匿成功所

琅就執之成功馳令勿殺不從成功怒遣部將蘇茂收琅茂陰以小舟逸之去歸詣軍門待罪成功雖不殺茂而頗惜琅之去以爲恐貽後患云攷興施琅之降三藩紀事系之是月蓋卽

誓師廈門殺鄭芝莞前後事也書此爲後文取臺灣張本

五月明鄭成功寇南澳

秋七月

大清兵分道取舟山遣降將張天祿出崇安分水關馬進寶出台州海門陳錦總督全師出定海時明魯王御史沈履祥大學士宸荃族子也督餉台州城陷被執不屈死舟山聞警定西侯張名振請以蕩湖伯阮進守橫水洋大學士張肯堂留守舟山而已奉魯王督舟師泛

海親擣吳淞以牽制之有議其藉此避敵者名振曰吾老母妻子諸弟皆在城中吾豈有他心哉時名振之弟左都督名揚偕安洋將軍劉世勲任城守事也議定遂與都御史張煌言扈王以行 八月己未明兵部侍郎王翊被殺于定海先是翊聞

大兵三道下翁洲請復入山招集散亡以爲援及回山中諸將潰死殆盡旁皇故寨山中有勸翊招兵于榆林曰溪間乃出奉化將由天台至北溪中途爲團練兵所執同行者參軍蔣士銓也時我大師皆在定海檣翊至總督陳錦諷之翊據地坐曰毋多言成敗利鈍皆天也

是日行刑部卒憤其積年崛強聚而射之中肩中頰洞
胸者三如貫植木不稍動判額截耳不仆斧其首而下
之始仆從死者二人一曰石必正揚州人一曰明知餘
姚人皆跪向翊死其旁見者爲之雨泣士銓先翊十日
受刑全氏傳在初五日賦絕命詞翊時在獄爲文祭之翊死年

三十有六一女許嫁副都御史黃宗羲子百家時年十
三以例沒入勲貴家遂爲杭州將軍部下參領所養參
領憐其忠臣之女撫之如所生女亦相親依如父及參
領欲爲擇配女出不意自刎參領大驚葬之臨平山中
時以翊首梟示甯波西關門鄞之故觀察陸宇燾謀之

故都督江漢以計竊得藏之陸氏書柜中越十二年宇

燬之弟宇燦乃束蒲爲身而葬之城北馬公橋下

事見

全氏王侍郎本傳其梟首一節卽本之黃氏陸周明墓志銘周明卽宇燦字也明史于山寨諸公皆無傳雖張蒼水亦遺之今悉据全

氏傳中並月日記之

丙寅

大兵渡橫水洋明蕩湖伯阮進以火毬擲敵舟反風自

焚全師燬焉

九月乙亥朔明左都督張名揚安洋將

軍劉世勲統兵五百義勇數千背城力戰丙子

大兵乘霧集螺頭門時明大學士張肯堂率城中兵六

千居民萬餘凡堅守十餘日至是城中食盡力竭

大兵掘地道破之肯堂衣蟒玉南向坐令四姬及子婦

女孫各自盡于是姬方氏周氏畢氏姜氏投水死冢婦
沈氏女孫茂漪投繯死肯堂乃從容賦絕命詩自經一
時奴婢之從死者又二十人肯堂所居邸中有雪交亭
卽其所自築夾以一梅一梨開花則兩頭相接嘗謂幕
府中書舍人蘇兆人及都督汝應元曰此吾止水也至
是縊于亭下

大兵入見遺骸二十有七廡下之死者則兆人及諸部
將亦有浮尸水面者皆驚愕嘆息而返命扃其門時先
後同殉城而死者兵部尙書李向中聞召不赴發兵捕
之以袁絰見大帥呵之曰聘汝不至捕卽至何也向中

從容曰前則辭官今就戮耳遂死之禮部尙書吳鍾巒
往來普陀山中

大兵至甯波鍾巒慷慨語人曰昔仲達死璫禍吾以諸
生不得死君常死賊難吾以遠臣不得從死今其時矣
乃亟渡海入昌國衛之孔廟積薪左廡下抱先聖木主
自焚死仲達者鍾巒弟子李應昇君常者鍾巒友馬世
奇也左都督張名揚奉其母范氏及名振妻馬氏以下
數十人皆自焚死吏部侍郎朱永祐安洋將軍劉世勲
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甯兵部郎中朱養時
戶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禮部主事董元兵部主事朱萬

年顧珍李開國工部主事顧中堯工部所正

釋史作戴王正兵

仲明定西侯參謀顧明楫諸生林世瑛錦衣指揮王朝相內官監太監劉朝凡二十人其最著者也肯堂之以死自誓也蘇兆人嘗曰公死某必不獨生及城破肯堂投綬梁塵甫動家人報蘇舍人縊廡下矣肯堂亟呼酒往酹之乃復入縊魯王之出也欲攜其世子行名振不可至是被獲不知其所終王元妃陳氏貴嬪張氏義陽王妃杜氏皆投井死王朝相護從入井以巨石覆之自刎其旁諸臣則自名振一門外向中長子善毓從死有義士匿其母妻及次子得免而永祐家屬亦多死者開

國之母及林瑛顧明楫之妻皆殉之其姓氏蓋不可攷

云志甯死其妻羅氏聞赴仰藥而卒攷異明史張肯堂傳言李向中以下

同死者二十一人自蘇兆人從肯堂死外則二十人也

此與三藩紀事同輯覽亦據之而在氏航海遺聞所載

有吏部文選主事楊鼎臣與董元李開國俱驅妻子入

井亦投井死定西監軍御史榮隆吉手刃全家自刎死

中書舍人顧玠江中汜陳所學顧行翁健副使馬世昌

俱合門自焚死他本所載又有御史董廣生太醫副使

章有期及名振妻馬氏之姪馬呈圖馬貢圖同時焚死

又全氏董志甯傳言與志甯同死者有吏部楊思任工

部戴仲謀疑思任卽鼎臣或各或字傳聞各不同而工

部戴仲謀卽仲明也又輯覽所載肯堂子婦二人而全

氏及諸書則豕婦沈氏一人蓋奏報之異詞耳又全氏

舟山宮井碑言尙書李公朱公兵曹李公都閩吳公之

家死者不一又證之朱永佑李向中事狀卽此二人兵

曹李公卽開國也惟都閩吳公茲其本人之死皆不可

攷坵識于此○又按阮進橫水洋之敗諸書皆言其死

惟航海遺聞言其墮水被禽我督師命其總城招撫守

城將士不從亦無被殺之事是進逸去未死也辛卯舟
山既克大兵師還而明之遺臣復入據之因有丙
申大兵再下舟山之役而遺聞特記進之敗死在
丙申之八月尤可證辛卯之實未嘗死也進釋史作駿
而遺聞所載進有姪後授英義將軍疑即駿字之誤蓋
阮進之姪有阮驛阮驛則後即駿而進與駿確爲二人
徐氏紀年因疑辛卯之死爲蕩湖伯阮進其丙申之
死者爲英義伯阮駿而證之遺聞則進以辛卯被禽得
脫至丙申始戰敗而死前後實是一人況是時文武之
死三藩紀事及明史張肯堂傳所載二十一人獨無阮
進姓名其爲丙申之死無疑也今但記
其反風燭事而分書其死于十三年
初閣部張肯
堂故將汝應元自吳淞敗歸攜肯堂幼孫茂滋泛海入
浙及明魯王再入翁洲肯堂爲首揆見國勢日蹙誓以
死報嘗撫茂滋顧應元曰下官一綫之託其在君乎應
元曰諾遂棄官赴普陀爲僧至是舟山陷肯堂一門死

之獨命茂滋出亡以存宗祀遂俘入鄞應元自山中聞變馳入城謁帥府乞葬故主諸大將怒曰汝主久抗天師敢求葬邪命驅出斬之應元曰山僧本戴頭而來得葬故主當歸就僂提督金礪曰是出家人姑贖之應元乃舁肯堂尸出城與鄞之諸生聞性道募鄉民舁其眷屬及賓從等出而倉卒無所得棺乃火化貯以三大甕其一貯肯堂骨其一貯四姬一婦一女孫及諸婢骨其一貯兆人以下骨葬于補陀之茶山應元築寶偈菴以奉春秋祀而茂滋亦以鄞之義士陸宇燦等以合門四千餘口保之踰年得放歸未幾茂滋亦卒應元遂守墓

補陀終其身 是月

大清兵克潯州分路畧定廣西郡縣陳邦傳時在潯州
宣國公焦璉兵敗走武靖邦傳邀與俱降不從邦傳遂
殺之函其首遣使以潯南之地及所部兵來降于我

大清 冬十月明桂王自南甯出奔先是孫可望請王
移蹕雲南吳貞毓等持不可議遂寢至是可望移駐貴
陽議移王自近挾以作威其將掌塘報者曹延生以恭
貞毓言不可移黔而廣西地盡失南甯危迫王乃召諸
臣共議有請走海濱依李元允者有議入安南避難者
有議泛海抵閩依鄭成功者惟馬吉翔龐天壽結可望

堅主赴黔貞毓入延生言不敢決元允疏請出海王不
欲就可望而以海濱遠再下諸臣議不決會聞潯州破
倉皇出走次新甯十一月丁丑故明兵部尙書揭重
熙被執不屈死之初重熙依張自盛掠邵武戰敗自盛
死重熙走依廣信曹大鎬至百丈際適大鎬還軍鉛山
惟空營在衆就營炊食會

大兵偵得之率衆至射重熙中項執至建甯下之獄重
熙日呼高皇帝祈死不得至是昂首就刃顏色不改同
時都昌故督師余應桂亦自里中起兵相應戰敗死之
大鎬亦相繼伏誅自是江右兵遂盡

攷異明史書重熙就刑于是年十一

月蓋其被執在傳鼎銓後殺在十一月三藩紀事在是
月初三日惟輯覽書八年被執九年五月伏誅疑別有
据

十二月甲辰朔

大清兵下賓州庚戌克南甯 明桂王將趙印選胡一
青殿後軍戰敗奔還請王速行時王在舟中急由水道
走土司抵瀨湍二將報

大兵逼近相距止百里從官失色皆散去已次羅江土
司追騎相去止一舍會日晡引去乃稍安次龍英將入
廣南歲已暮矣會孫可望已受秦封遣其將狄三品陳

國能高文貴等率兵三千來迎請駐蹕安隆從之

攷異
克南

甯行朝錄作是月初七日即庚戌也釋史書之庚午
爲二十七日與奔廣南歲暮之語不合今据行朝錄

是月明鄭成功寇漳浦

明通鑑附編卷六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附記六

起元熹執徐盡閏
逢執徐凡十三年

大清順治九年春正月戊子明桂王次廣南二月戊申
至安隆州改爲安龍遂居之孫可望歲以銀八千兩米
百石爲供從官皆取給焉宮室庠廨服御粗惡守護將
承可望意無復人臣禮王不堪其憂時馬吉翔掌戎政
龐天壽督勇衛營俱諂事可望惡大學士吳貞毓不附
已令其黨冷孟鉅吳象元方祈亨交章彈擊且語孟鉅
等曰秦王宰天下我具啟以內外事盡付戎政勇衛二

司大權歸我公等爲羽翼貞毓何能爲吉翔遂遣門生郭璘說主事胡士瑞擁戴秦王士瑞怒厲聲叱退之它日吉翔遣璘求郎中古其品畫堯舜禪受圖以獻可望其品拒不從吉翔譖于可望杖殺其品而可望果以朝事盡委吉翔天壽于是士瑞與給事中徐極員外郎林青陽蔡縝主事張鐸連章發其奸謀王大怒兩人力求救于太妃乃得免 是月

大清定南王孔有德以

大兵駐柳州自率輕騎七百由廣西出河池向貴州謀征孫可望也 是春明魯王航海再入閩定西侯張名

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侍郎張煌言等扈王次廈門時
鄭成功軍甚盛而已奉永厯正朔乃謁王以千金爲贄
諸宗室從官皆致餽焉方舟山不守宸荃咎名振恃險
輕出致敗至是扈王至不數月航舟南日山遭風失維
遂沒于海時有疑名振殺之以弭謗者取異名振殺宸
荃一事全謝山

定西傳辨之然于他傳頗有微詞
明史本傳亦不載今增爲疑案

夏四月

大清兵取敘州明守將王復臣

復行在陽秋作
後今據輯覽

白文選

走保甯明提學道任佩弦降

明鄭成功寇長泰不克

遂圍漳州

五月孫可望聞

大清分兵入貴州遂乘間犯楚粵遣李定國馮雙禮由

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于武岡以圖桂林又遣劉文秀張先璧由永甯出敘州白文選由遵義出重慶會于嘉定以圖成都可望言于桂王封定國西甯王文秀南康王定國進攻靖沅武岡俱陷之我定南王孔有德還守桂林 六月
大清兵連克高雷廉瓊四府明桂王將李元允自肇慶之敗走入高廉一帶駐欽州

大兵自雷州進抵廉州分徇欽州靈山元允爲土兵執送軍前不順命與弟建捷俱繫之獄遂下瓊州明總督杜永和降永和之降也元允在獄聞之慟哭三日夜孔

有德怒遂殺其兄弟投屍江中時明僉都御史張孝起
巡撫高雷廉瓊四府城破走避龍門島島陷被執絕粒
不食七日卒 秋七月癸酉明李定國陷桂林我定南
王孔有德死之定國既連陷沅靖武岡分兵下寶慶偵
知桂林空虛遂率諸將出西延大埠疾趨廣西

西延在全州之西爲武岡入廣西之閭道

大兵遇于全州不利戰于嚴關定國驅象陣來攻我師
潰定國遂營城北山上攻城陷焉有德自經妻妾白氏
李氏及家屬皆自焚定國執降將陳邦傳及其子曾禹
送之貴州孫可望數其刼駕害從官及誘殺焦璉罪活

剝其皮而慘之曾禹亦伏誅有德遺一子庭訓亦被獲
尋遇害于安隆惟一女四貞奔歸京師 可望之殺邦
傳也傳首至安隆明桂王御史李如月劾可望不請旨
擅殺勛鎮罪同莽操而請加邦傳惡謚以懲不忠王知
可望必怒留其疏召如月入諭以謚本褒忠無惡謚理
小臣妄言亂制杖四十除名意將解可望而可望大怒
遣人至王所執如月至朝門外抑使跪如月憤甚極口
大罵其人遂剔其皮斷其手足及首實草皮內紉之懸
于通衢 劉文秀復取敘州及重慶 是月明李定國
分兵犯廣西郡縣梧州柳州相繼陷又遣白文選攻陷

長州總兵徐勇戰沒 八月丁巳明桂王大學士朱天麟卒于廣西之西坂村桂王自南甯出犇天麟扶病追扈是年四月抵廣南王已先駐安隆天麟病劇不能入覲至是遂卒 九月

大清兵復梧州 冬十月川賊孫可望遣劉文秀襲我大兵于保甯敗績初文秀取重慶遂薄成都我軍退守保甯至是文秀悉衆來攻直薄城下連營十五里我軍迎擊大敗之斬其將王復臣文秀解圍去 明鄭成功圍漳州凡七閱月城中食盡人相食枕藉死者七十餘萬我金衢總兵馬逢知入城固守出戰屢敗弃陣奔回

外援遂絕至是我都督金礪督騎兵分三隊進成功以
火軍迎敵忽西北風起反風自焚成功大敗遂帥師退
屯海澄漳州圍解存者才一二百人相傳有士人素懷
慨率妻子一慟而絕鄰舍兒竊煮食之見腹中皆故紙
字畫隱然可辨鄰舍兒亦廢箸而絕論者以爲析骸易
子之慘不是過也 十一月辛卯

夜異釋史紀畧作辛未行在陽秋言十九

日

大兵抵湘潭二十三日復衡州與東華

錄奏報月日合二十三日即辛卯也今從之

大清兵擊破李定國于衡州時楚粵郡縣連失

詔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等率師南征次湘潭明

將馬進忠等遁去

大兵遂進去衡州三十里擊退其衆兼程趨衡州會李
定國兵至我軍奮力衝擊定國兵敗走敬謹親王自率
精騎追之遇伏沒于陣定國乃收兵退屯武岡 十二
月

大清兵復取藤縣遂克平樂明總兵羅超守將彭俊死
之 是冬明桂王在安隆塗葦薄自蔽日食脫粟米益
窮困而孫可望擁兵勢愈橫初可望欲設六部翰林官
慮人議其僭乃以其黨范鑛馬兆義任僕萬年策爲吏
戶禮兵尙書並請加行營之號後又以程源代年策而
僕最寵與故主事方于宣屢勸可望僭號可望令待王

入黔議之及王久駐安隆俱等屢勸進于可望至是遂
自設內閣六部等官立太廟定朝儀改印文爲八疊盡
易其舊王聞之憂懼密謂中官張福祿全爲國曰聞李
定國已定廣西軍聲大振欲密下一敕令統兵入衛若
等能密圖乎二人言徐極林青陽張鐫蔡縝胡士瑞曾
疏劾馬吉翔龐天壽宜可與謀王卽令告之五人許諾
陰以告閣臣吳貞毓貞毓曰主上憂危正我輩報國之
秋諸君中誰能充此使者青陽請行乃令佯乞假歸葬
而使員外郎蔣乾昌撰予定國敕主事朱東旦書之福
祿等持入用寶青陽受命遂于歲盡馳至定國軍中

攷
異

林青陽使于李定國諸書皆系于是年之冬正定國陷
廣西後事也輯覽書于十年之秋蓋連兩次奉使之事
茲書之九年之使乃林青陽而十年之使則周官也此
事南畧安隆紀事年月詳明其書青陽奉使詣李定國
事則云此六年十一月事也永祿之六年即順治九年
壬辰下文記十年事則云癸巳六月上以青陽去久不
回欲差官往催吳貞毓請遣翰林院孔目周官行因有
遣馬吉翔往祭興陵之事蓋恐吉翔在安隆爲可望耳
目也釋史紀畧并兩事爲一事遂誤以林青陽之使入
之十年而不知十年之使則周官也三藩紀事則併遣
青陽及遣馬吉翔祭興陵合爲一事統系之十年癸巳
而反以可望襲定國及定國走廣西事入之九年則尤
誤矣今分書 初明桂王大學士文安之之督師于川
之九十兩年 湖也可望銜前阻封事遣兵伺于都勻邀止之追奪所
資敕印留數月乃令入湖廣安之遠客他鄉無所歸將
謁王于安隆可望坐以罪戍之畢節衛久之遂走川東

順治十年春二月乙丑致異此據東華錄奏報日分我

行在陽秋同蓋二十八日也

大清兵克永州時敬謹親王沒以副將軍貝勒屯齊代

領兵衆明李定國連陷楚粵諸郡兵力益強不復稟孫

可望約束可望忿甚會定國敗于衡州可望使人召之

赴沅州議事將以爲罪而殺之定國覺其意辭不行至

是定國率馬進忠等犯永州我貝勒帥師自衡州進擊

未至定國已遁出龍虎關入廣西時我軍已克復桂林

定國乃據柳州三月辛巳孫可望自率兵追李定國

由靖州進次寶慶遇

大兵自永州迎擊可望與馮雙禮等拒戰于周家坡雙

禮營山頂據地險可望率前軍乘夜至與之合明日率
衆下山來犯我軍分路奮擊可望大敗斬馘甚衆可望
遁還貴州盡殺明宗室之在黔者時我軍盡衡州之失
亦不追以武寶之間爲界定國仍據廣西 是月明魯
王以鄭成功禮遇漸疎乃自去監國號時舊臣從者兵
部侍郎張煌言時時激發諸鎮使爲王致貢且以成功
始終爲唐推其忠王始稍稍安之定西侯張名振以軍
入長江直抵金焦而還 夏四月降將郝尙文文一以
作久以
潮州叛我

大清降于明挾諸鄉紳入城殺我所署惠潮道沈時知

府薛信辰自稱復明將軍

大清圍其城閱五月克之尙文父子投井死 五月

大清兵攻明海澄不克 六月明桂王以林青陽久不

還欲遣使往趣之青陽之詣定國也定國奉敕感泣許

以奉迎而以兄事可望久未敢輕發

攷異輯覽于此下注云事在順治九

年則青陽奉使在前之崔證

至是王將擇使閣臣吳貞毓以翰林孔

目周官對都督鄭允元曰馬吉翔晨夕在側假他事出

之外庶有濟王乃令吉翔奉使祭興陵及太妃墓于梧

州南甯而遣周官詣定國時青陽亦已還至南甯爲守

將常榮所留密遣親信劉吉告王王喜改青陽給事中

諭貞毓再拱敕鑄屏翰親臣金印令吉還付青陽至廉
州周官與青陽遇偕至高州賜定國定國拜受命閏
月明李定國犯廣東時孫可望憾定國益甚而以其將
兵在外未敢輕樹敵仍厚養其妻子于滇中定國亦防
可望襲之益思據地自固乃與馬寶由懷集犯廣東攻
圍肇慶我軍自廣州來援敗之四會河口定國走致異
書夏無月分今秋七月明李定國復分兵取化州吳
據行在陽秋川信宜石城遂犯廣西丙午陷賀縣及平樂府江道周
永緒平樂知府尹明廷等遇害甲寅攻桂林圍七晝夜
舍我

大清援兵至遂解圍去 冬十月

大兵復吳川石城 十二月乙酉明桂王親行考選先是馬吉翔奉命祭陵聞有密敕至李定國營遣人傾之主事劉議新者道遇吉翔意其必預密謀也告以兩使齎敕狀吉翔驚駭啟報孫可望王見吉翔黨與布列孤立自危乃臨軒親策從臣授蔣乾昌李元開檢討張鐫給事中李順胡士瑞御史蔡縝徐極朱東旦及御史林鍾以久次皆予加秩于是龐天壽及吉翔弟都督雄飛忌甚與其黨方謀陷之而鍾縝極鐫士瑞等亦知事泄倉皇劾吉翔天壽表裏爲奸王兄事急下廷臣議罪天

將懼與雄飛馳赴貴陽告可望而十八人之獄起矣

攷異

考選一獄事見明史吳貞毓傳安隆紀事以爲十二月二十四日卽乙酉也今據書之

是月

大清兵復郴州桂東明巡撫朱俊臣死之明魯王定

西侯張名振兵部侍郎張煌言等師次崇明遇

大兵于平陽沙洲上明將王善良挺矛當先姚志卓及

煌言等左右衝擊我軍失利退入海塘于是名振等勢

復張

攷異據航海遺聞在是年十二月證之全氏張尙書碑亦言癸巳冬公同行入吳淞尋招軍于天台

因有明年再入長江之役今據書之

順治十一年春正月甲辰明魯王定西侯張名振會兵

部侍郎張煌言之師再入長江辛亥登金山望石頭城

遙祭孝陵題詩慟哭遂掠瓜儀抵江甯之觀音門時以上游有蠟書約爲內應失期不至遂沿江東下復屯軍

南田

攷吳張名振以癸巳甲午兩入長江而甲午入長江南畧記其題詩痛哭竝自書詩後年月若據全氏定西碑及張尙書碑似題詩在癸巳不在甲午亦傳聞之異詞耳今據其自題年月分書于是年正月下

是月明鄭成功敗績于崇明明平原將軍姚志卓定

南伯徐仁爵死之

攷興事見東華錄航海遺聞亦記崇明之敗于是年今據奏報分書之

二月明李定國寇高州

三月丙申川賊孫可望遣

人脅明桂王殺其大學士吳貞毓等先是馬吉翔以密敕事報可望可望大怒竝疑吉翔預謀遣其將鄭國赴南甯逮之國遂械吉翔至安隆與諸臣面質貞毓謝不

知國怒因挾貞毓直入御所迫王索主謀者王懼不敢
質言謂必外人假敕寶爲之國遂怒自出與龐天壽至
朝房械貞毓並刑科給事中張鐫中軍左都督鄭允元
大理寺丞林鍾太僕少卿趙賡禹檢討蔣乾昌李元開
吏科給事中徐極江西道御史周允吉廣西道御史朱
議泥福建道御史胡士瑞兵部郎中朱東旦工部郎中
蔡縝內閣中書易士佳吏部員外直話敕房事任斗墟
十四人繫之私室又以用寶出自中官張福祿全爲國
二人手二人求救于太妃天壽直入坤甯宮曳之出逆
黨冷孟鉗朱企鰲蒲纓宋德亮等逼王速具主名王悲

憤而退朔日國等嚴刑拷掠獨貞毓以大臣免衆不勝
楚大罵時日已暮風雷忽震烈續厲聲曰今日直承此
獄稍見臣子報國苦衷由是衆皆自承國又問曰主上
知不續大聲曰未經奏明乃復收繫以欺君誤國矯詔
爲罪報可望可望奏請王親裁王不勝憤下諸臣議吏
部侍郎張佐辰及纓德亮孟鉏企鶚蔣御曦等謂國曰
此輩盡當處死倘留一人將爲後患于是御曦執筆佐
辰擬旨以鏹及福祿爲國爲首罪凌遲餘爲從罪斬王
以貞毓大臣言于可望罪絞諸臣就刑顏色不變各賦
詩大罵而死其家人合瘞于安隆北關之馬場給事中

林青陽時奉使未還尋逮至亦被殺惟周官走免是獄

慘死者凡十八人其後定國奉王入雲南始疏請褒卹

有差

攷異據南畧三藩紀事諸書有李順而十八人不數林青陽以青陽之殺在後也平觀誓云順宜興

人宜興有三忠祠謂順與其族人用梃來年先後死難見國朝人文集中據此則連青陽爲十九人不知明史

何以遺之附識于此

夏四月明李定國兵至雷廉遣將攻陷羅

定新興石城電白陽江陽春等縣 六月明李定國遣

將攻梧州不克 冬十月明李定國陷高明進圍新城

城中糧盡殺馬爲食我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

率師往援次三水靖南將軍珠瑪喇等亦至合兵進擊

大敗之定國走新會據險以拒 十一月明桂王改安

隆州爲府 十二月

大兵克新會李定國大敗遁去 明鄭成功寇漳州守將劉國軒降于成功十邑皆下遂畧泉州不克而還是秋

大清遣人招撫成功其弟芝豹請降成功卒不受命是歲明桂王復遣其兵部侍郎蕭尹齋血詔命李定國迎駕定國感泣奉命遣人約鄭成功會師以圖興復成功乃遣兵由海道赴粵

順治十二年春正月明鄭成功寇仙遊半月陷之時成功雄視海上改所部爲七十二鎮自置官屬稱桂王敕

授之又改中左所爲思明府 二月明李定國自新會遁走

大兵追擊及于興業縣境又蹙之橫州江屢敗之定國焚橋走我軍追躡之乃率殘兵自賓州走南甯于是廣東高雷廉等三府三州十八縣及廣西梧州等二州四縣悉平 夏五月孫可望遣劉文秀盧明臣馮雙禮等率衆六萬船千餘艘分兵由常德攻岳州武昌而文秀自留兵攻常德

大兵設伏邀擊大敗之獲其戰艦明臣赴水死雙禮被重創走降其將四十餘人文秀遁還貴州 明鄭成功

遣其戎政司馬陳六御寇舟山陷之初定西侯張名振卒于南田遺言以所部歸兵部侍郎張煌言至是復取舟山以六御爲總制守之致異成功寇舟山月分黃氏海遁聞作八月或者以五月攻八月陷未爲誤也惟謂張名振以成功之師克舟山則似誤矣南畧及全氏二張碑文皆言名振自長江之師歸是年卒于南田遺言以所部歸煌言則時取舟山者乃煌言及六御而主之者鄭成功也雖遺聞所載名振祭母招降及其卒皆有月日可據而諸書于再陷舟山之役絕不涉名振一字況全氏定西碑出自張煌言之女所述于名振頗有曲筆若其有再復舟山之功焉有不逮及之而其敘煌言之受代本末昭然卽謂名振死于乙未或牽連並記之詞而其在再取舟山之前則無疑也今仍據三藩紀事及全氏碑

冬十月

大清以舟山之叛逮降將馬信張宏德等命都統宜爾

德爲甯海大將軍率師討鄭成功 是歲明魯王移居

金門

順治十三年春二月明李定國奉桂王奔雲南先是定國敗于南甯將由安隆奉王入滇孫可望偵知之使白文選趣王移黔文選雖爲可望用然心不直其所爲因以情告王曰始遲行候西府至西府謂定國也至是定國由閒道達安隆文選歸之遂扈王西行三月王至雲南時守滇者爲劉文秀王尙禮王自奇賀九儀文秀數怨可望遂私迓定國共扈王入滇居可望署中改雲南爲滇都封定國晉王文秀蜀王文選鞏昌王尙禮等皆

封公令文選還黔慰諭可望可望銜其貳于定國也悉奪其所部兵羈之軍中然以妻子在滇未敢遽與王爲難也 明桂王復命中官馬吉翔入閣辦事先是李定國至滇卽捕吉翔及其家人令部將斬統武收繫將殺之吉翔日媚統武定國客詣統武吉翔復媚之因相與譽吉翔于定國而微爲辨冤定國召吉翔入謁卽叩頭言王再造功千古無兩吉翔幸望見顏色死且不朽他是非何足辨也定國乃大喜吉翔因日詔定國客令說定國薦已入內閣遂與定國客蟠結盡握中外權麗天壽亦復用事定國與劉文秀時詣二人家光祿少卿高

勦御史鄔昌期患之合疏言二王功高望重不當往來
權倖之門恐滋奸弊復蹈秦王轍疏上定國文秀遂不
入朝吉翔激王怒命杖勦昌期各一百五十除名定國
客金維新走告定國曰勦等誠有罪但不可有殺諫官
名定國卽偕文秀入救乃復官 夏五月明鄭成功援
粵師失利歸斬其將蘇茂六月成功部將黃梧以海澄
叛成功降于我

大清初成功以施琅之去憾茂至是因援粵敗歸殺之
梧亦以敗罰鎧甲五百諸將以茂罪不至于死有後言
成功乃厚養其妻孥自爲文祭之擬之漢武之殺王恢

諸葛武侯之殺馬謖時，禰守海澄，受罰不平，遂叛降我。

大清封禰爲海澄公。秋七月。

大兵再下舟山。八月戊戌，渡橫水洋。明總督陳六御、蕩湖伯阮進迎戰，不利。辛丑，進以舟師扼橫水洋，忽南風大發。

王師張兩翼薄之，進大舟膠淺，不得脫。與部將劉永錫赴水死。永錫明誠意伯之裔。孫時所稱郁離公子者也。

六御及降將張宏德往救不及，自刎死。

攷異阮進進諸書或作駿而賜

姓本末直作英義伯阮駿，然語之航海紀聞，進以辛卯得脫丙申之敗，始赴水死，而全氏亦言阮進再下舟山，是前後實一人也。駿爲進之從子，而諸書進駿二字多以同音淆誤，然不云英義伯也。今仍據汪氏遺聞書之。

平觀營云賜姓本末有陳雪之者疑卽六御字也諸書稱總督或稱總制則以代張名振守舟山擢之耳今據之書城遂陷明總兵張晉爵大戰兩日力竭自刎死太常卿陳允徵副使俞師範被執不屈死初大蘭山寨王翊之敗明副都御史王江逃入海江與翊同起師山寨中翊居西主兵江居東主餉時所稱東西王者也見順治四年爲浮屠得免後魯王在金門江復來謁張名振請爲監軍甲午長江之役江預焉踰年鄭成功復取舟山有鄞人沈調倫者復起四明山中江赴之至是

大兵再下舟山慮其據寨相聲援急攻之江中流矢卒

調倫被執死

攷異據釋史時有休甬趙立言者亦以餘衆棲山中與江山諸生李國楹約取江山

明年元日立言以三百人攻克之國楹失期不至
大兵至立言獨戰力竭馬蹙墮水死其子頑恨國楹詣
其家欲刃之官兵掩至乃與國楹同受執伏法又揭東
華錄將軍宜爾德奏清大蘭山寨明總兵王良樹毛光
祜沈爾序等皆敗斬之蓋與
調倫等同起事之人埶識之
是冬明鄭成功寇閩安
鎮陷之復犯福州轉掠浙江溫台等郡

順治十四年春正月明鄭成功遣其將甘輝周全斌犯
甯德我梅勒章京阿克襄力戰墜馬手刃數人沒于陣
是春明桂王遣張虎送孫可望妻子于貴州可望遂
謀叛王其黨方于宣趣可望僭號犯關而是時部下諸
將多不直可望願歸李定國于是馬進忠等說可望以
白文選爲大將可望從之釋文選于繫中令統諸軍犯

雲南可望親行留馮雙禮守貴州。秋八月明鄭成功寇台州。九月孫可望帥兵犯滇都明李定國劉文秀率師禦之。次于曲靖。戊午至三岔河。與可望夾水而陣。白文選以輕騎奔定國。可望師潰。遣其將張勝馬寶由間道襲滇都。而自將勁卒擊定國。戰方合。其將馬惟興先走。一軍瓦解。可望狼狽奔回。定國恐會城有失。遣文秀文選追可望。而自引兵先還。遇張勝于渾水塘。禽而殺之。勝約王尙禮爲內應。至是聞勝敗懼。而自經。馬寶自歸于定國。得免。勝之襲滇也。桂王中書朱斗垣奉敕至曲靖。中途遇勝被執。不屈死。斗垣故大學士天麟子。

也定國還師王遂削可望封爵 冬十月川賊孫可望
降于我

大清可望敗奔貴州馮雙禮給言追兵將至可望見人
心已散遣其將程萬里詣我軍納款可望行至沙子嶺
明總兵楊武追襲幾殆賴我軍馳援方免可望遂挈妻
子至長沙來降雙禮截其子女玉帛與劉文秀同歸雲
南桂王封雙禮慶陽王而馬進忠首發是謀亦封漢陽
王馬惟興等以先歸功俱進爵爲公改異孫可望之降
行在陽秋書于是
年十一月十五日蓋据其抵長沙之月日
也南畧及貳臣傳皆書之十月今從之 可望旣降明
年入京師

詔封義王越三年可望竟以病死

順治十五年春正月明桂王自滇都遣漳平伯周金湯中官劉國封齎敕印航海至廈門封鄭成功爲延平郡王賜尙方劍便宜行事晉兵部右侍郎張煌言爲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于是成功謀北伐規取江南部署諸將以煌言監其軍時

大兵遷舟山之民煌言復還軍翁洲我江南總督卽廷佐數以書招之不從 夏四月孫可望舊將王士奇關有才叛明李定國討平之時內難方靖而

大兵已入貴州矣初定國旣敗可望兵自以無它患武

備漸弛光祿少卿高勣郎中金簡進諫曰今內難雖除外憂方大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寢爨薪之上能旦夕安邪二王老于兵事何泄泄若此定國愬之桂王王欲杖二臣以解之諸臣皆爭不可移時未決而敗問踵至定國始逡巡引罪二臣獲免劉文秀之追可望于貴陽也收潰卒三萬人屯守邊陲定國聞而忤之召之還竝召諸將之在邊者文秀在滇鬱鬱而卒定國又以平土奇等不及外援遂及于敗 五月

大清兵克貴州時我靖寇大將軍宗室羅託等由湖南平西大將軍吳三桂由四川征南將軍趙布泰等由廣

西分兵三路入黔明李定國遣部將劉正國揚武守三
坡紅關諸要隘以防蜀馬進忠守貴州我楚師自鎮遠
入粵遂盡下南丹邕地獨山諸州會于貴陽援兵不至
進忠遂棄會城遁貴州平 六月我軍克遵義明劉正
國敗于三坡自水西奔回雲南 秋七月丙申朔明桂
王拜李定國爲招討大將軍賜黃鉞戒師期初明故大
學士文安之走川東依劉體仁以居時十三鎮之兵潰
散食盡分據川湖間耕田自給川中舊將王光興譚宏
等附之衆猶數十萬乃令安之督川東諸軍襲重慶不
克 明鄭成功張煌言會師大舉北上甲辰次羊山山

故多羊相傳其下有龍宮犯之則風濤立至至是軍士
不戒殺羊烹之方熟而颶風大作碎船百餘明故義陽
王溺焉乃還治軍于翁洲不果行攷異羊山之失風諸
書或系之辛卯或系
之乙未此据賜姓本末及全
氏張尚書碑在是年七月冬十月

詔安遠大將軍信郡王鐸尼統楚粵蜀三路之師會于
平越府之楊老堡戒期入滇明李定國與馮雙禮等扼
雞公背圖侵貴州使白文選守七星關立營聲言攻遵
義以牽制蜀師十二月我蜀師出遵義趨天生橋由
水西直取烏撒文選懼奔關走霑益州粵兵至盤江敵
據險沈船不得渡泗城土知州岑繼祿獻策從下流潛

師宵濟遂入安隆定國使其將吳子聖拒戰潰走定國以全軍據雙河口

大兵擊破其象陣又連敗之羅炎涼水井定國大營妻子俱散失諸將各敗走不相顧定國撤寨遁歸丁丑敗問至桂王將出奔行人任國璽獨請死守王集諸臣議定國是國璽言不敢執乃曰前途尙寬今暫移蹕捲土重來再圖恢復未晚也王遂走永昌

順治十六年春正月乙未

大清兵自普安州入雲南省城克之永昌警報日至二月丙子桂王走騰越先是永昌之行白文選自霑益追

及李定國定國留之斷後至玉龍關至是

大兵追擊之交選戰敗由右甸遁走木邦

大兵遂克永昌渡滯江定國設伏于磨盤山我軍覺之分精甲先襲其伏明總兵王璽死之定國不能支退走騰越遣總兵靳統武率兵四千從王時李國泰馬吉翔輜重多恐遭劫奪趣王夜走南甸兵馬過處火光燭天右轉左旋天明仍在故處辛巳桂王復自騰越出奔統武弃王仍歸定國丁亥王入緬甸之襲木河緬人勒從官盡去兵器方許入境越日次蠻莫緬人以四舟迎王從官皆自貢江舟隨行者六百四十餘人陸行者自故

岷王子而下九百餘人期會于緬甸

攷異是年桂王厯閏正月卽大

清二月也明史桂王傳所記正月日分證之諸書似皆在明之閏正月又參攷諸書月日

大清厯二月壬

戌朔明厯似是癸亥朔相差一日今悉据我

大清厯月日

時昆明諸生薛大觀聞

王入緬甸太息曰不能背城一戰君臣同死社稷顧欲

走蠻邦以求苟活不重可羞耶謂其子之翰曰吾不惜

七尺軀爲天下明大義汝其勉之之翰曰大人死忠兒

當死孝大觀妻楊氏之翰妻孟氏相謂曰彼父子能死

忠孝我兩人顧不能死節義邪侍女瑣兒方抱幼子曰

主人皆死何以處我于是五人同赴黑龍潭死其僕亦

殉之次日諸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懷中兩手堅

抱如故大觀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同日

赴火死

致異見輯覽參之殉節錄妻則楊氏媳則孟氏也而其次女同日殉難事殉節錄亦遺之

三月己酉明桂王次緬甸之井亘

亘或作梗

明故黔國公沐

天波等從謀奉之走戶臘二河不從會緬人邀大臣過

河面議以冊寶視神宗時差小疑之天波出黔國公印

比對同乃信仍請王敕關上毋納漢兵

致異明史作二月十八日似沿

明歷書之今仍據諸書系之三月

李定國之敗于潞江也踰險求王

知王已至緬不敢深入聞白文選在木邦就之謀定國

欲擇邊境屯集作後圖而文選以王左右無重兵請身

入捍衛意不合定國遂自引所部由孟定府過耿馬抵

猛緬孟艮不附定國發兵滅之據其地文選率兵由間道迎王行至阿瓦不得耗時去王所在僅六十里寂無知者文選遂去桂王之入緬也從臣之陸行者求王不得中途遇緬人疑其有陰謀發兵圍之明通政使朱蘊金中軍姜承德副將高陞皇親馬九功千戶謝安祚向鼎忠范存禮溫如珍李勝劉興隆段忠等俱及于難其餘多被掠爲奴有自殺者惟岷王子十八人流入暹羅國夏五月甲子緬人復以舟迎明桂王明日王發井亘行三日至阿瓦緬酋所居城也又五日至赭硯緬人置草屋居王以竹爲城從行諸臣或短衣跣足與緬

婦相貿易爲笑樂大爲緬人嗤

致異行在陽秋二月十八日王至井亘蓋用明

歷連閏月計之

大清歷則三月也

大清歷閏

三月則自五月後與明歷同惟三藩紀事記桂王以三

月初五日至阿瓦城誤也行在陽秋也是錄皆云五

月初五日發井亘與明史桂王傳同井亘至阿瓦約三

日程若據三藩紀事則當云發自阿瓦況阿瓦爲緬城

王至阿瓦卽送之赫經豈容王在緬城逗留一月餘耶

今據

正史 癸酉明鄭成功率兵十萬大舉入寇兵部侍郎

張煌言會師于天台戊寅次崇明煌言曰崇明爲江海

門戶有懸洲可守先定之以爲老營倘有疎虞進退可

依也不聽六月丁酉次丹徒壬寅泊焦山張煌言請以

所部爲前軍向瓜洲時

大兵于江之上流設木城又于金焦兩山間以鐵鎖橫

江所謂滾江龍者也譚家洲岸皆以西洋大礮守之成功遣水師提督羅蘊章募善泗水者斷滾江龍遂以十七舟徑渡譚家洲洲守礮者亦走木城潰丙午成功督其將甘輝翁天祐等直搗瓜洲克之我操江朱衣祚被禽城守左雲龍沒于陣成功遂南渡攻鎮江而令煌言以偏師由水道薄觀音門癸丑成功克鎮江我漕督亢得時赴援兵敗死之丁巳煌言次觀音門而是時我江督卽廷佐嚴守江甯檄蘇松總兵梁化鳳入援會

大兵征黔之師凱旋聞信倍道而至于是城守益堅成功之克鎮江也中軍提督甘輝進計曰瓜鎮爲南北咽喉

吭斷瓜洲則山東之師不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
公第坐鎮此南都可不勞而定矣不聽遂率師薄金陵
秋七月庚申朔明張煌言以哨卒七人襲江浦克之
癸亥鄭成功水師至時蕪湖以降書聞成功語煌言曰
蕪湖爲江楚往來之道請公往扼之煌言慮成功年少
恃勇欲留軍中與之共下江甯而後發辭之不得乃率
所部至蕪湖相度形勢議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
出池州以遏上流之援一軍拔和州以規采石一軍入
甯國以通東道一時大江南北相率來歸其已下者徽
州甯國太平池州四府廣德和無爲三州當塗蕪湖繁

昌宣城甯國南甯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

青陽石埭涇巢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水溧陽建平二

十四縣

攷異明史地理志江南二省並無南甯縣全氏所記二十四縣與賜姓本末同俟攷徽州

降使方上謁而江甯之敗問至 癸未明鄭成功兵敗

于江甯先是成功以累捷見瓜鎮勢如破竹謂金陵可

旦夕下遣水師提督羅蘊章招撫三吳而自率中軍甘

輝余新等由儀鳳門登陸屯岳廟山凡八十三營牽連

立屯安設雲梯地雷樹木柵輝以城中守禦固恐難猝

拔不聽新銳而輕士卒樵蘇四出營壘一空先一日爲

成功生辰諸將卸甲飲宴我

大兵偵得之總兵梁化鳳先以千騎來薄爲新所敗不
設備其夜五鼓化鳳由儀鳳門穴城出軍皆銜枚疾趨
突襲新營新敗爲我所禽成功亟令翁天祐馳援不及
我軍以步卒數千直搗中堅而以騎兵數萬繞山後出
其背前後夾擊成功大敗諸營各潰走不相顧乃麾軍
急退輝且戰且走力竭死之方成功在山上聞敗使其
參軍潘庚鍾立己蓋下指麾而自下山催水師爲援比
至江心諸軍悉潰成功駕舟出海庚鍾督戰至死不去
其蓋卒中矢沒部下陳魁林勝藍衍萬禮等皆戰沒是
役也成功煌言所過城邑士民迎降倒戈相應比捷聞

奉

旨悉免屠戮東南遂定

及吳江南之役三藩紀事系之八月据奏報月日也東華錄載

郎廷佐奏捷疏云自六月二十六日鄭逆逼犯江南七月二十日登陸二十三日我軍出勦次日五鼓出師大敗之二十三日壬午次日則癸未也此與賜姓本末及全氏張煌言傳月日相符今据之八月張

煌言在蕪湖聞敗猶欲持久以觀變會我江督郎廷佐復以書招煌言煌言峻詞拒之廷佐乃發舟師以拒煌言歸路煌言以下流已梗議由九江直趨鄱陽招集故楊萬諸家子弟以號召江楚乙未次銅陵遇

大軍奮擊相持忽礮聲遠震煌言軍潰有勸之入焦湖者而慈溪義士魏耕以入冬水涸不如舍舟趨英霍山

寨招集義旅以爲後圖煌言乃焚舟登陸士卒願從者
尙數百人比至英霍皆已受撫不納甫次英山度東溪
嶺而追兵至煌言以賂解散始得脫至安慶由樅陽出
江渡黃湓抵東流之張家灘陸行建德祁門山中至休
甯買棹入嚴陵又改而山行自東陽義烏以達天台成
功聞煌言至資以兵使駐天台遣人告敗于滇中仍進
煌言兵部尙書 癸卯明桂王在赭硯緬人以中秋日
大會羣蠻其酋欲誇示諸國請明黔國公沐天波過河
令椎髻跣足用臣禮見天波不得已從之歸泣告衆曰
我所以屈辱者懼驚憂主上耳否則彼將無狀我罪滋

天行人任國璽與禮部侍郎楊在劾天波屈節于夷疏
留中不發時太監龐天壽已死李國泰代爲司禮與馬
吉翔表裏爲奸奏言大臣有三日不舉火者王不應吉
翔國泰復以語激王王怒乃擲御寶令碎之典璽李國
用叩頭不敢奉詔吉翔等竟鑿之散給諸臣國璽乃集
宋末大臣賢好事爲一書以進吉翔銜之王覽止一日
國泰卽竊去國璽又疏論時事三不可解中言禍急然
眉當思出險吉翔不悅卽令國璽獻出險策國璽憤然
曰時事至此猶抑言官使不言邪 是月

大清兵克四川初明大學士文安之襲重慶會川將譚

宏譚詣殺譚文安之欲討二人二人懼率所部降于我
大清諸鎮遂散安之亦卒至是我軍進取川南克敘州
馬湖二府總兵杜之香以成都降全川底定于是獻忠
餘孽之擾蜀者亦盡矣是役也明宗室朱聿鎰死之

九月明鄭成功還師攻崇明不克鎮將王起鳳中炮死
冬十月還島哭甘輝而後入曰我早從輝言不及此立
厝祀之 十一月

大清兵克沅江初明桂王之走永昌也道過沅江土知
府那嵩與其子肅迎謁供奉甚謹設宴皆用金銀器宴
罷悉以獻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比王走緬

甸李定國據孟艮

是年三月事見上

遣使號召諸土司嵩亦于

沅江起兵應之至是城破嵩登樓自焚合門死之其土

民亦多巷戰死是歲明桂王大學士郭之奇以雲南

陷走入交趾交夷縛送廣西諭降不屈與明總兵楊祥

俱死之

攷異行在陽秋尚有光澤王儼鐵同時被執死

順治十七年夏五月甲子我

大清兵攻廈門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等以大船出漳

州小船出同安而檄碣石總兵蘇利南洋總兵許龍等

會師島上討鄭成功時成功令其右虎衛陳鵬守高埕

遏同安之師鄭泰出浯嶼遏廣東之師自勒諸部遏海

門以禦漳州之師至是

大兵之入漳者乘風出海門成功令五府陳堯筴傳令諸將碇海中流侯中軍號礮迎敵令甫下漳船猝至諸將莫敢先發明閩安侯周瑞爲我軍所乘與堯筴俱死之日向午東風轉盛成功自手旗起師風吼濤立我軍失利退其出同安趨高埭者陳鵬密投降約爲內應我軍涉水爭先而鵬裨將陳蟒不預謀見事急麾部下迎擊士卒皆以爲鵬令也鼓譟乘之我兵退陷于淖而潰成功殺鵬擢蟒爲右虎衛代之許龍蘇利後二日始至知兩路功不成遂還達素回福州自殺 九月明桂王

將白文選自木邦至錫箔進攻阿瓦索桂王不得阿瓦
有新舊二城新城爲緬酋所居文選急擊之城且破爲
緬人所紿退兵十里城中守禦復固反爲所敗文選乃
引兵就李定國于孟艮謀合兵赴阿瓦 是歲明兵部
尙書張煌言移師林門尋軍于桃渚見
大軍兩道之師皆失利勸鄭成功乘此以收桑榆之捷
而成功謀取臺灣以休士煌言氣益沮

順治十八年春正月丁巳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崩于養心殿遺詔以皇三子爲皇太子是

爲我

聖祖仁皇帝己未卽皇帝位以明年爲康熙元年三

月明桂王外居赭硜從官資用盡竭錦衣趙明鑑謀竊

王世子以出爲馬吉翔等所沮李定國以三十餘疏迎

王俱不達白文選密遣人告王言不敢速進者恐有他

害必得緬人送出爲上策王卽以書荅之文選乃陰造

浮橋將迎王爲緬人所覺事不果

攷異白文選遣人賁奏迎桂王諸書皆系

之三月行在陽秋以爲三月二十八日今系之三月

明鄭成功取臺灣臺灣本

海中一荒島自古不通上國明崇禎間成功之父芝龍

爲海盜嘗屯聚招饑民數萬人開墾遂成沃土以其衣

食之餘納租鄭氏厥後芝龍就撫遂弃之尋爲大西洋
荷蘭所據至是成功自江甯敗歸有說之取臺灣者曰
臺灣城堅其門戶爲澎湖澎湖地勢低下海舶至此必
易舟入故險而易守且城中紅夷不過千餘人餘皆鄭
氏所遷居民也成功乃定計取之以爲老巢行至澎湖
由鹿耳門進而鹿耳門水淺沙膠海道紆折僅容數武
必易舟而後可入成功至突遇水漲徑以海舶直薄城
下城堅不受礮臺民復獻計曰城外高山有水貫城濠
而過城中無井泉所飲惟此若塞其水源城不攻而自
潰矣從之紅夷遂遁成功遷居據其地以自王時成功

雖東下而

大兵慮其招煽沿海之民于是有遷界之役徙同安海澄一帶沿海居民八十八萬于內地張煌言方入閩陝曰弃此數十萬生靈而爭紅夷乎復以書遣幕客羅子木挽成功謂軍有進寸無退尺今入臺則將來兩島恐并不能守是孤天下之望也不聽煌言遂白閩歸夏五月明李定國白文選復會師阿瓦使人入緬求明桂王緬人不許以象兵與定國戰定國前隊稍失利文選引兵橫擊之緬人大敗退保新城然終不肯出王定國文選復議以舟師攻之遣人于上流造船爲緬人所焚

移兵洞島未幾文選兵潰走錫箔定國亦引還 秋七月明桂王從官黔國公沐天波等遇害于緬甸時緬酋弟殺兄自立欲盡殺桂王從臣乃遣人告王謂緬俗貴詛盟請與天朝諸公飲咒水馬吉翔李國泰邀諸臣盡往至則緬人以兵圍之令諸臣以次出外出輒殺之于是天波吉翔國泰及華亭侯王維恭綏甯伯蒲繆將軍魏豹都督馬雄飛吏部侍郎鄧士廉禮部侍郎楊在御吏鄔昌期任國璽光祿少卿高勛兵部郎中金簡等凡四十二人皆被殺惟都督同知鄧凱以傷足不行獲免緬人復以兵圍王所居其左右被殺及自縊者不可勝

數惟存王與其宮眷二十五人而已

致異行在陽秋書殺從臣事于是年

六月十九日而也是錄恰作七月十九日鄧凱身預其役以足疾獲免其所記似得其實故輯覽亦摺之然是年大清歷閏七月或明歷閏在前作六月十九日者亦以別有所摺今但据木朝歷書之七月不系日。從臣遇害者四十二人据釋史所記尚有王啟隆王自京龔勲陳諱吳承爵安朝柱任子信張拱極劉相宋宗宰劉廣寅宋國柱丁調鼎邵君詔王祖望裴廷謨楊生芳潘璜齊應異郭璘張宗伯中官尙有李茂芳楊宗華楊強益李崇貴沈由龍周某某盧某曹某等合輯覽所記正得四十二人之數與行在陽秋大畧相同而陽秋則云三十餘人蓋沐天波魏豹王啟隆等又別書也此外又有松滋王吉王及其妃皇親姚文相黃華字熊惟寶馬某秦某趙明鋒王大維王國相吳承允朱文魁鄭文遠李旣白凌雲尹秋朱議淦吳某嚴某及劉楊二貴人內官陳國遠等則所云左右被殺及自縊之等也又三藩紀事所載有姜承德之妻楊氏馬吉荊女俱自縊死吳承爵妻某氏先縊子女乃自縊王啟隆妻吳氏妾周氏俱自縊齊環妻某氏抱子赴水死附識于此

冬十一月癸未

大清逆臣吳三桂與我定西將軍內大臣公愛星阿等
帥師征緬初明桂王竄入緬甸三桂欲因之以爲功因
有渠魁不剪三患將生之疏言李定國白文選等引潰
卒窺我邊防患在門戶土司反覆一被煽惑患在肘腋
投誠將士聞警生心患在腠理惟勦盡根株斯一勞永
逸乃命率勁旅竝頒敕印于雲南諸土司檄緬人禽王
自效至是會師于木邦明李定國先奔景線白文選據
錫箔憑江爲險

大兵自木邦晝夜行三百餘里臨江造筏將渡文選復

月
奔茶山我總兵馬甯等率偏師追之及于孟養文選遂
降

大兵直趨緬城先遣人傳諭緬酋令執送桂王由榔不
則兵臨城下後悔無及 十二月丙午朔

大兵至緬城緬酋懼戊申遣數十人至桂王所連坐擁
之去竝其眷屬送軍前

大清兵遂奏凱班師

大清康熙元年夏四月明桂王由榔至雲南奉

旨免俘獻逆臣吳三桂以帛進王及世子遂遇害或曰
三桂以弓弦縊之是日天晦冥風霾大作王太妃王氏

先不食卒王妃公主皆送京師

詔禮部贍之別室竝撥宮女二人隨侍明統遂絕

致異桂王

遇害野史所載有以爲三月十八日及二十八日者有以爲四月十五日及二十五日者明史本傳則但書四月亦以傳聞之異闕其日分也證之逆臣傳事在四月卽三桂所奏報者則三月蓋至滇之月也今不書日

明桂王被執明沅江總兵皮熊聞之走避水西絕粒

七日不死吳三桂遣人執至背立不順命積十三日不

食始瘞越日乃絕僂其屍熊女夫趙默被執令具供書

絕命詞以進竝見殺明都督鄧凱請薙髮爲僧許之遂

入昆陽普照寺以終 六月明故晉王李定國走猛臘

聞阿瓦消息遣人入車里遲羅諸國乞兵圖興復事未

集聞桂王遇害慟哭祈死至是遂卒子嗣興降于我

大清 明鄭成功既據臺灣以是年五月卒子經嗣

冬十一月故明監國魯王以海卒于臺灣王既去監國

號己亥之秋奉桂王手敕復之鄭成功遷之澎湖已復

迎還金門又展轉于南澳及成功取臺灣將往依之是

年閩南遺臣聞滇中之變謀復奉王監國而成功已先

數月卒至是王亦卒明之諸舊臣禮葬之

攷異三藩紀事言王將之

南澳鄭成功使人沈之海中此蓋据奏報之文得之傳

聞者故輯覽亦据之而明野史所記魯事皆書魯王之

卒于是年十一月辛卯全氏張煌言碑文言成功死閩
中遺老謀復奉魯王監國貽書來商公喜擬上詔書一
通又以書約成功子經云云是成功之卒魯王固無恙
也又言閩中問久不至公悒悒日甚壬寅十一月魯王

薨于臺公哭之云云全氏之族母卽張尙書之女從
問監國故事宜得其詳必非徒据野史也今据書之
康熙二年冬十月

大清兵克金門廈門先是鄭成功卒經在廈門守將黃
昭等奉成功弟襲理臺事及經聞計自稱招討大將軍
將入臺昭等謀奉襲拒經經將周全斌率兵力戰射殺
昭衆始解甲退經遂入又搜其伯父泰與昭交通書復
以計殺之于是諸將離心泰之子續緒弟鳴駿及部下
蔡鳴雷陳輝等皆先後投誠于我

大清而紅毛亦修臺灣之怨

紅毛卽荷蘭

願爲前鋒時

大師方銳意南征我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率投

誠諸軍合荷蘭之夾板出泉州提督馬得功出同安黃梧施琅出漳州分道進攻成功遣全斌禦之得功先至戰于島上沒于陣已而我軍大集全斌師潰退守銅山我軍遂取兩島全斌降 十二月

大清兵克川東十三鎮舊將劉體仁郝永忠袁宗第李來亨等皆先後敗死總督洪清鼐及明宗室東安王盛瀆皆死之

康熙三年秋七月丙午明兵部尙書張煌言被執于南田之懸壘方煌言自閩還復軍林門所如不得志泊聞魯王卒遣使祭告遂散其軍懸壘在海中荒瘠無人山

南有汭港可通舟楫而其北爲峭壁乃結茅焉從者惟
故參軍羅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將卒數人舟
子一人初煌言在浙浙督趙廷臣及中朝所遣安撫使
各以書招煌言皆不從煌言之航海也倉卒不能盡室
行有司係累其家以入告我

世祖以煌言有父宥勿籍而令其父以書諭煌言煌言
復書曰願大人有兒如李通弗爲徐庶兒它日不憚作
趙苞以自贖其父亦弗強也壬辰煌言父以天年終大
吏又強煌言之妻及子以招煌言煌言不發書焚之己
亥始籍其家然猶令鎮江將軍善撫其妻子弗繫也至

是浙提督張杰懼煌言終爲後患期必得之乃募得煌言故校使居翁洲之補陀爲僧以蹤跡之得其所居在峭壁山上乃以夜半出山之背攀藤而入暗中執煌言竝子木冠玉舟子三人越二日送之甬波杰遣肩輿迓之待以客禮居數日送之杭州將渡江得無名氏詩于舟中有云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先生正氣歌煌言嘆曰此王炎午之後身也浙督繫之獄中勸之降卒不屈九月乙未赴市遙望鳳皇山一帶曰好山色賦絕命詞挺立受刑子木等三人殉焉煌言妻董氏子萬祺先三日僇于鎮江鄞人萬斯大等經紀煌言喪葬之南屏之

麓子木等三人相焉一鄭成功張煌言之死也浙閩已定而鄭經以二島旣失遁入臺灣慮紅夷外鬩不遑內渡時朝廷方授施琅爲靖海將軍以降將周全斌楊富副之進討會阻風罷兵六年琅入京復陳進兵事宜朝議寢之七年

詔大臣明珠蔡毓榮赴漳招諭經請如海外琉球朝鮮事例不報十一年吳三桂據滇黔蜀以叛十三年耿精忠據福建執我總督范承謨以叛精忠卽耿仲明之孫繼茂之子與三桂及尙之信皆封王時所稱三藩者也旣叛攻閩欲求援于鄭氏許以漳泉二府給之與之合

從經大喜亟遣將渡海而西精忠旋背盟而閩中故多
鄭氏舊部曲于是海澄總兵趙得勝與其屬劉國軒廣
東潮州總兵劉進忠皆叛降于經經遂自取漳泉州三
郡我海澄公黃芳度死之芳度梧子也精忠及在粵之
尙之信皆訴于三桂三桂令之信割惠州與經盟申畫
疆界然不獲成十四年五月經復汀州九月

大師入閩精忠降導我康親王及貝子之師攻鄭氏是
時鄭氏奄有泉州漳詔惠汀興邵八郡之地十二月
大兵復邵武十五年正月復興化趙得勝死之遂以次
復惠潮十六年復漳泉州是經八郡之地盡失遁入厦

門我貝子傅拉塔卒于軍以貝子賴塔代之十七年經復出是春復擾沿海連下城堡十餘我師屢失利退入海澄經將劉國軒圍之三匝城中糧盡遂陷官軍三萬餘馬萬匹我提督段應舉總兵黃藍等皆死焉六月

詔罷總督卽廷相擢福建布政使姚啟聖爲兵部右侍郎代之以按察使吳興祚爲巡撫總兵楊捷爲提督時劉國軒下漳平長泰分兵略南安惠安溪永春德化諸邑勢張甚七月圍泉州號稱十萬啟聖乃請盡復前徙之沿海居民開修來館以官爵銀幣餌來歸者大布方畧分道出師復平和漳平等縣而總兵林賢等復敗

經水軍于定海九月國軒解泉州圍并力攻漳州我師連破其十六營誅其將鄭英劉正璽吳潛等斬首四千級生禽一千二百餘人國軒泅水遁奔海澄十八年國軒據海澄負險與廈門金門海壇相首尾官軍持久不得下啟聖請復設水師提督以總兵萬正色爲之令攻二島十九年正月正色以舟師攻島逼海壇鄭氏戈船將朱天貴以所部樓船三百卒來降遂復海壇啟聖厚拊天貴以爲親將連破其十九寨國軒奔海澄入廈門正色進兵逼之國軒乃奔廈門金門奉經走臺灣是年八月我貝子賴塔復以書招經許如琉球朝鮮故事經

報書請如約惟欲留海澄爲互市公廨啟聖力持之議遂格二十年正月經死于臺灣其長子克塽曾監國應嗣有譖以爲乳婢出者經母董氏遂襲殺之以經次子克塽嗣爲延平王幼弱不能蒞事事皆決于侍衛馮錫範鄭氏遂哀啟聖上書言鄭氏子少國亂時不可失以施琅習海道請用爲提督初琅之降也卽任以提督水師有言其貳于鄭氏者遂不復用水師亦罷至是啟聖復設水師請改萬正色爲陸路提督琅統水師以圖大舉二十二年六月將出師啟聖欲候北風直取臺灣琅欲乘南風先取澎湖奏言澎湖不破臺灣無取理澎湖

失則臺灣不攻自潰請以戰艦三百水師二萬獨任討賊而督臣留廈門濟師從之時國軒嚴守澎湖師駐港口舟不得泊我軍次七罩灣水駛石惡適潮漲石沒舟乘以進國軒沿岸築壘環二十餘里間壘立礮會颶風夜發我師失利時國軒自率眾二萬泊牛心灣而別屯萬兵于雞籠嶼相犄角琅乃分三路以五十艘出牛心灣五十艘出雞籠嶼以分敵勢而自督五十六艘分八隊攻其中堅又于每路中復各分三隊不列大陣惟約以五艘攻其一艘將戰黑雲四起諸軍懲前失不敢進忽雷鳴風定七艘突入縱火焚敵舟遂大敗之國軒突

圍逸官軍乘勝進臺灣至鹿耳門膠淺不得入泊海中
十有二日潮不至忽大霧潮漲水高丈餘舟師浮而入
臺人皆賊曰鄭氏得臺灣鹿耳門漲今復然天也八月
錫範國軒等以鄭克塽詣軍門降繳上成功所受明延
平郡王招討大將軍金印敕書籍土地戶口府庫軍實
以獻臺灣平鄭氏自成功傳三世凡割據三十有八年
臺灣既定朝議以其孤懸海外易致賊欲弃之專守彭
湖施琅以爲天下形勢在海而不在陸陸之爲患有形
海之數奸莫測臺灣雖一島實腹地數省之屏蔽弃之
則不歸番不歸賊而必歸于荷蘭恃其戈矛火器又據

形勝膏沃爲巢穴是藉寇兵而資盜糧也且澎湖不毛之地不及臺灣什一無臺灣則澎湖亦不能守

聖祖仁皇帝獨是其言乃收其地設總兵置臺灣府諸羅臺灣鳳山三縣西爲澎湖廳其後分諸羅北彰化爲縣又北爲淡水廳初設巡臺御史旋改兵備道總兵轄水陸兵八千澎湖副將水師二千其後復增兵額萬有四千稱重鎮焉

論曰招討始終爲唐此亦蒼水面譽之詞以釋頒詔之怨而已其始奉隆武正朔繼奉永曆正朔而卒不奉魯王者以魯王之近在閩浙耳其意實欲雄據一

方觀望以爲進退若使微幸事成其心固不可測度也若煌言者其始終爲魯之純臣歟自奉迎監國後支持十九年委蛇于幹弱尾大之側轉徙于螭灘黿背之間中歷黃王之交閔熊鄭之強死屠董諸君子之大獄零丁皇恐有人所不能堪者卒也以張名振之跋扈而能使之委心任事兩入長江以鄭成功之桀驁而能使之悔過迎王共圖大舉泊乎金陵敗歸漏刃破膽而百折不回之志猶復徘徊閩浙以冀收效桑榆聞鄭氏之將入臺灣則苦口挽之聞閩中之復奉監國則引領企之直至魯王旣死灰心奪氣始

散其軍其亦可爲流涕者矣若夫南田被執在甯有
肩輿之迂入浙無桎梏之加其可以求死者亦自易
易而恐委命荒郊志節不白故煌言之授命杭城與
文信國之就刑西市先後同揆而明史不爲之立傳
甯母貽劉道原失之瞠眼之譏乎殘明自福王以後
遺臣之死事者楚粵則何騰蛟瞿式耜浙閩則錢肅
樂張肯堂而煌言殿其後遂以收有明二百七十年
賸水殘山之局其所繫豈淺鮮哉